

預定本刊優待辦法

歡迎直接寄函預定，優待辦法展期一月

雜誌出版家，因為每一本雜誌必須輾轉經過許多販賣者的手，才能到達讀者手裏，所以實際上每一本定價二角的雜誌，出版家自己能夠收得印刷本錢已經是僥倖的事了。因此雜誌出版家是希望他的雜誌有最多的直接定戶的。本刊亦是如此。照本刊現在的情形看來，假定五千個讀者都是直接寄錢到本社來的全年定戶，則本刊的定價至少可以減低五分之一，或者定價仍為二角，而篇幅可增加至一百三十面。因此本社特定直接預定優待辦法，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注意：

(一)本刊每卷編印別冊附錄一種，凡向脈望社出版部直接預定本刊全年一份者，得免費取書一本。凡向其他本刊經售處預定本刊全年一份者，得憑定單享對折購買之權利。(第一卷別冊附錄大約可與本刊第七期同時出版。)

(二)凡在本年六月底前向脈望社出版部直接預定本刊全年一份者，減收銀一元六角，郵費照加。

(三)凡在本年八月底前向脈望社出版部直接連續預定本刊兩年一份者，祇收銀三元。

(四)本社現正在籌刊文學叢書多種，凡本刊全年定戶，將來均可享有最優越之利益購書。

文飯小品

五月·第四期

誌名與字
封面繪

繪
William Gropper
劉

論崇高

………

梁宗岱 (一)

科學小品

………

知堂 (二五)

東京隨筆

………

冰瑩 (二〇)

他們三個

………

李廣田 (二六)

微言

代人夾纏 …… 施蛰存 (三〇)

過問 …… 施蛰存 (三一)

彼可取而代之 …… 施蛰存 (三二)

談變戲法的人及其藝術 …… 穆鈴 (三五)

讀人與讀文 …… 周毓英 (三七)

古舟子詠 (詩)

………

玲君 (四〇)

炭店(小說)………黑炎(四五)

蘇俄詩壇逸話(續)………戴望舒(六七)

贈遠(詩)………啓無(七三)

別人的事………陳如(七四)

信………陳如(七五)

老婆婆………亢德(八一)

晚山………另境(八三)

三個做爺的詩………陸慚(八五)

一枕之安(小說·美國弗克蘭原著)………徐遲(八七)

冷眼觀………阿英(九三)

「烟」——我的憂鬱………康嗣羣(九九)

本刊出版延期道歉

脈望社出版部窮得連職員都沒有，一切事情都由鄙人以餘暇爲之。文飯小品每期由康嗣羣先生編好交來，即由鄙人付印刷所排印。一切校對發行等事，亦均由鄙人爲之。不幸鄙人自四月二十日起一病兼旬，本期校對等事遂竟無從進行，衍至今日，方能出版，已是月杪矣。定閱諸君，頗有來函詢問，恐本誌有廢刊之勢，深致惋惜者，鄙人極爲感動，并致歉忱。下期本誌，因本期衍期影響，恐不免仍須遲至六月十五日方能出版，但自七月號起，若鄙人不再有病患，當仍能準期出版也。

脈望社出版部
施 蟄 存 啓

論崇高

梁宗岱

朱光潛先生是我底畏友，可是我們底意見永遠是紛歧的。五六年前在歐洲的時候，我們差不多沒有一次見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機會更多了：爲字句，爲文體，爲象徵主義，爲「直覺即表現」……大抵光潛是專門學者，無論哲學，文學，心理學，美學，都做過一番系統的研究；我却只是野狐禪，事事都愛涉獵，東鱗西爪，無一深造。光潛底對象是理論，是學問，因求理論底證實而研究文藝品；我底對象是創作，是文藝品，爲要印證

我對於創作和文藝品的理解而間或涉及理論。因此，我們在追求底途中雖然常有碰頭的機會，而不問的態度和出發點，尤其是不同的基本個性，往往便引我們達到不同的結論。最近在逆旅中得讀他底性美與柔性美（見文學季刊第三期），覺得非常欽佩與愉快；可是和往常一樣，欽佩愉快之餘，又在我胸中起了一番激烈的辯論。從前在北平的時候，光潛曾有把我們底辯論寫下來的提議；這在目前恐怕是唯一的辦法了：因寫這篇文章以就正于光潛。

宗岱附識。

朱光潛先生在他那篇精博而且雄辯的剛性美與柔性美裏，引用前人兩句六言詩，「駿馬秋風翼北，杏花春雨江南」，以爲「可以象徵一切的美」，而且「遇到任何美的事物，都可以拿它們做標準分類」。這兩種美，如果用形容詞說出來，在中國是剛柔或陰陽，在西洋便是 Sublime 和 Grace。

對於美底分類我沒有什麼成見，因爲這多少是主觀的，我幾乎想說武斷的。司空圖把詩分作二十四品，嚴滄浪却只分九品，如果他們同時代，這場筆墨官司會永遠打不清，普通西洋美學依照美底品格把美分作五個階範，即是：崇高 (Sublime，朱譯雄偉)，偉大 (Grandeur)，美麗 (Beautiful)，嫵媚 (Grace，朱譯秀美) 和乖巧 (Prettiness)。朱先生爲求簡明起見，從美底性質立場，根據中國舊有的陰陽說，分爲剛性美與柔性美

，自無不可。

可是朱先生又根據康德底學說，把西文底 Sublime 和 Grace 附上去，譯前者爲「雄偉」，後者爲「秀美」，以爲相當於我國底陰陽，我儘不能不有異議了。

這本來不是自朱先生始的。王靜安先生，不用說也是受了康德底影響，在人間詞話裏早就有「壯美」和「優美」之別。如果完全以康德爲根據，朱先生底譯名自然是進一步的，甚至可以說是譯名中一個傑作；因爲「偉」字，依照朱先生自己解釋，可以括盡康德底「數量」的 Sublime底意義，「雄」字可以括盡「精力的 Sublime」底意義。

◆ ◆ ◆
可是翻譯一個名詞——問題便在這裏發生了——翻譯一個名詞是否可以拋開字源而完全採納一家底詮釋呢？是名詞成立在前，還是某家對於這名詞底詮釋在前呢？

朱先生以爲「Sublime」詞起源於希臘修詞學者郎吉納司，因爲「他曾著一書論雄偉體」。我則以爲這詞先郎吉納司而存在，不過他那書是現存的最早用修詞學眼光解釋這詞的罷了。同樣，如果近代關於 Sublime 的學說大半發源于康德，無非因爲他是第一個從心理底觀點試去解釋這名詞，或這名詞所代表的感覺或境界罷了。無論他是怎樣偉大的哲學家，無論他底思想怎樣獨斷衆流，他底美感底批判怎樣富于啓發和暗示，他底詮釋，即使，或者正因爲，是第一個，只代表他個人對於這名詞底理解，只是一種發軔的嘗試，至多亦不過是一種基礎的草案而已。他斷不能對這問題說最後一句話，我們亦斷不能接受他底主張作爲定論。換言之，他底理論正有待于後人底修正與補充。

況且就在康德自身，他底學說也不是一朝一夕成立的；我們很可以從他底作品裏追踪它底胚胎，形成與修改底歷程。

當他寫秀美與雄偉底感覺時，他只陳述自己對於美底現象的感覺或印象，所以只列舉事實爲印證。事實底印證，我們知道，對於一個富于創造性的頭腦，自然會引起理論底思索與探討。美感底批判可以說就是康德對於這問題多年的思索與探討底收穫。大體上說，他早年的觀察（如其朱先生底述說不差，因爲我沒有讀過秀美與雄偉底感覺原文），是粗疎的，簡陋的，因爲他只膚淺地列舉高山，暴風雨，夜景和條頓民族爲 Sublime 底代表，而以花塢，日景，女子和拉丁民族爲對照。在美感底批判裏，他底觀察似乎比從前改進了，因爲他底理論是比較完密的，當他把「崇高」分爲「數量的」與「精力的」兩種的時候。

這觀察底改進似乎只是潛意識的，因爲他所舉的例——譬如，以高山例數量的崇高，以暴風雨例精力的崇高——依然和從前一樣粗疎與簡陋。所以我們讀他這部書時，常常感到例證趕不上理論的印象。這或者由于他

底思想力強于美感罷（註一）（對於康德我常常有這印象）；或者乾脆因爲「精力的」這字底涵義超過康德原來的命意。無論如何，康德自己對這問題也在摸索，探尋是顯然的。他所給我們的^家答案是否圓滿還是疑問，根據他底定義來譯這名詞自然更成問題了。

在未闡發我底解說以前，我們試先將朱先生底譯名應用到幾種文藝品上，看看安貼的程度如何。

先就造形藝術說罷。

朱先在拿米可朗琪羅（朱譯瑪珂安傑羅）和達文奇對照，以爲前者代表剛性美而後者代表柔性美。他對於這兩位文藝復興大師底作品的評釋大致可以說很深刻很確實的。讓我們設想我們站在這些作品面前，按照朱先生底分類用 *Sublime* 和 *Grace* 來形容我們所得的印象。

對着米可朗琪羅底摩西像，或置身于聖比得寺底希斯丁大殿裏，只要對美術有最皮毛的認識，也會不住口

地喊出 *Sublime! Sublime!* 來。這樣做，我想是沒有人會覺得詫異的。

但是假如你凝視的對象是達文奇底孟納里莎，攝收你底心魂的是孟納里莎底空靈神祕的微笑，那比她背後隱隱約約顯露出來的縹緲的雪峯和不可測的幽岩還要空靈神祕的微笑——或者假如在你面前的是米蘭城大慈大悲聖瑪利亞寺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裏的最後晚餐，那上面的十二聖徒每個都帶着他底性格，他底使命，他底驚訝，他底自白或自疚的表情那麼生動，那麼逼真地坐着，站起來或互相傾訴，你會毫不躊躇地認出，如果你熟悉聖經，誰是比得，誰是約翰，誰是西門……更不用說猶大了；而同時這十二個性格，表情和動作都迥不相同的聖徒底精神又都像羣山拱伏于主峯般有意無意地傾注在耶穌身上；耶穌呢，那簡直是澈悟與慈悲底化身，眉宇微微低垂着，沒有失望，也沒有悲哀，只是一片光明的寧靜，嚴肅和溫柔，嚴肅中橫溢着磅礴宇宙

的悲詳與悲憫，溫柔中透露出一副百折不撓的沉毅，一股將要負載全人類底罪惡的決心與宏力；不，這耶穌決不如朱先生所說的，「像撫慰病兒的慈母」，朱先生所指的恐怕只是達文奇底初稿（註二）——假如我們更進一步而探求這兩個神奇的創造（孟納里莎和最後晚餐）底祕微，我們將發見，啊！異蹟！這裏（異于米可朗琪羅）沒有誇張，沒有矜奇或恣肆，沒有肌肉底拘攣與筋骨底凸露，它底神奇只在描畫底逼真，渲染底得宜，它底力量只是構思底深密，章法底謹嚴，筆筆都彷彿是依照幾何學計算過的，却筆筆都蓬勃着生氣——這時候我們應該用什麼字來形容我們底感覺呢？

依照朱先生底分類，那就只有 *gracioso*（嫵媚或秀美）了。但是我知道這字才出口，旁邊的觀衆將不謀而合地回頭來瞷你一眼；假如詩人考洛芮滋在場，恐怕他覺得你煞風景的程度，不亞于那用「乖巧」來形容瀑布的太太呢！不，我們得多說一點：*Beautiful grand*（美

麗呀！偉大呀！）可是這些字眼，在這樣的作品前，響起來也多麼無力，多麼瘡癩！唯一適當的字眼，恐怕只有 *Divine*（神妙）或 *Sublime*（崇高）罷。

其次我們試說音樂。

因為朱先在眼中的剛性美和柔性美底特徵是動和靜，又因為尼采在他底悲劇底起源裏曾經用狄阿尼蘇司（酒神）和亞波羅（日神和詩神）各象徵動的藝術（音樂和跳舞）與靜的藝術（圖畫和雕刻），於是朱先生又引用到他底文章裏。這引用是不得當的；因為一切譬喻底真實，其實一切道理底真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越過這限度便成了牽強附會。尼采底妙喻只合他自己用來解釋悲劇底起源。照朱先生底引用推論起來，則一切音樂和跳舞都是崇高或雄偉，一切圖畫和雕刻都是秀美或嫵媚了，朱先生立刻也發覺了，于是便補充一句，「不過在同一藝術之中，作品也有剛柔之別」，接着又說，「

譬如音樂，貝多芬（即悲多汶）底第三交響樂和第五交響樂固然像狂風暴雨，極沈雄悲壯之致；而月光曲和第六交響樂則溫柔委婉，如怨如訴，與其謂爲「醉」，不如謂爲「夢」了。」

一切藝術底欣賞都是主現的，音樂爲尤甚。所以我不想，也不必，在這裏把朱先生所舉的例一一討論。概括地說，每個交響樂都分爲四部分，每個奏鳴樂（Sonata），月光曲即屬於這一類）却有三部分或四部分，其中急調（Allegro），緩調（Adagio），平調（Andante），輕快調（Scherzo）……等底交替或蟬聯是有一定的，朱先生所謂第三及第五交響樂如狂風暴雨，月光曲和第六交響樂如怨如訴，大概是指他在這幾個曲中特別愛好的部分罷？

我現在只想拿第三交響樂說，因爲我也和朱先生一樣，覺得這曲是屬於 Sublime 一流的，不過我們底解釋却剛剛相反。朱先生說這曲像狂風暴雨，大概他特別愛

好第三和第四節（第三，尤其是第四節，的確有悲多汶生的沉雄的呼聲，雖然并不一定像狂風暴雨，）所以他的底印象也根據它們。我呢，却特別愛好第二節，就是那有名的葬禮進行曲（Marche funebre）。我以爲這節是全曲最精彩部分——至少它感動我最深。從結構上言，在悲多汶底九個交響樂中，第三交響樂底第二節和其餘三節底比例是格外長的（幾乎等於全曲五分之二長），說不定是悲多汶特別着力的地方。

這節底旋律和音調究竟是怎样的呢？緩極了，低沉極了，斷斷續續的，點點滴滴的，像長歎，像啜泣，像送殯者底沉重而凄遲的步伐，不，簡直像無底深洞底古壁上的水漏一樣，一滴一滴地滴到你心坎深處，引起一種悲涼而又帶神聖的恐怖的心情，正是屬於姚姬傳之所謂「陰」的藝術的。然而 Sublime 呀！究竟不失其爲 Sublime 的藝術呀！

夜深了。聖彼得堡——是不是聖彼得堡？我讀那敘述這段故事的小說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一條偏僻的街上一間狹小，潮濕，雜亂的屋子裏，聚着一男一女，女的是妓女，男的是一個謀財害命的苦學生。他們默無聲息，眼上依稀幾線淚痕——說不定他們剛才在爭辯，在吵罵或在互訴衷曲以至淚竭聲嘶了罷？可是夜彷彿還聽見他們底靈魂繼續在緘默中掙扎，抗拒，佞貼或撫慰……忽然，撲通一聲，那踱來踱去的男子彷彿受了千鈞的重壓墜下來似的，不由自主地雙膝跪在那妓女面前，並且長嘆一聲回答她底驚訝道：「我并不是跪你，我是跪在全人類底大悲苦面前呀！」

誰讀罪與罰到這裏，不要帶着一眶熱淚拍案叫道：

「Sublime! Sublime!」呢？

上面三個例子可以證明（一）用 *Grace*（嫵媚或秀美）來形容達文奇底藝術是不妥當的，無論所指的是他底

自畫像，他底最後晚餐或孟納里莎；（二）柔性美和 *Sublime*（崇高）并不是不能相容的；（三）形容這三件文藝品都應該用 *Sublime* 一字，可是如果譯為「雄渾」則三處都不適用。（註三）

爲什麼呢？最基本的理由，據我底私見，就是所謂剛柔純粹指美底性質而言，*Sublime* 和 *Grace* 却偏于品格方面。性質和品格常常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品格并不是性質，一般粗糙的靈魂容易從剛性美認出 *Sublime*；一片屬於柔性美的自然，尤其是一件藝術品，登峯造極的時候，一樣可以使我們驚歎，使我們肅然起敬，使我們悅服和嚮往，一言以蔽之，使我們起崇高底感覺。

最顯著的柔性美代表總算女人了。我們形容女人和形容男人一樣，有時也可以用「崇高」一詞；而道，并不因爲她具有男性，建樹男子所建樹的豐功偉業，如朱先生所舉的木蘭和秦良玉底例子；也不僅限于精神一方面，和屠格涅夫底麻雀一樣有被稱作崇高的權，不，當

一個絕世麗姝驟然出現于我們眼前的時候，*grace*（崇高）一字同樣可以從我們心裏跳出來。因為崇高和秀美（*grace*）或美麗（*beautiful*）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如果她底美僅足以引動我們底心，使我有閒情逸致去仔細認辨和賞玩她，我們只稱她美麗；當她底美達到頂點，使我們驟視之下震驚失色，心往神馳，她便是 *Sublime*（崇高）了。

所以，我以為「崇高」只是美底絕境，相當于我國文藝批評所用的「神」字或「絕」字；而這「絕」字，與其說指對象本身底限制，不如說指我們內心所起的感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太史公這幾句話便是崇高境界底恰當描寫。所以我以為崇高底一個特徵與其說是「不可測量的」（*immeasurable*）或「未經測量的」（*immeasured*），不如說是「不能至」或「不可企及的」。假如我們承認日景和夜景同樣可以使我們起「不可解」之感，或者孟納里莎與摩西

或大衛——前者由它底精深，後二者則由它們底雄勁——同樣達到那使我們心癡形釋的不可企及的境界，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柔性美和剛性美同樣有被稱為 *Sublime* 的權利，而把 *Sublime* 譯作「雄偉」是怎樣不適當了。

法國十九世紀一位名叫格連（*Maurice de Guérin*）的詩人有一段日記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上面的意思：「昨天，西風狂暴地吹着。我看見那洶湧的海了。可是這凌亂，無論怎樣崇高，在我看來，也比不上那平靜而且蔚藍的大海底景象。但是爲什麼要說這比不上那呢？誰能够測量這兩個崇高的境界，並且說，「前者比不上後者呢」？讓我們只說，「我底靈魂愛寧靜比波動多」好了。」

覺得「寧靜」比波動感人更深，恐怕不止格連一人，理由也不難找。我們試讀瑞士底思想家亞美爾底日記：「靜呵，你多可怕！可怕得像那清明的大海讓我們底

眼光沒入它那不可測的深淵一樣；你讓我們在我們裏面看見許多使人暈眩的深處，許多不可熄滅的慾望，以及痛楚和悔恨底寶藏。狂風吹起來吧，它們至少會把那蘊藏着無數可怕的祕密的水面搖動。熱情吹起來吧，它們吹起靈魂底波浪同時也會把那些無底的深淵遮掩。『假如類似恐怖的成分是崇高境界所不可少的，這段日記，一個極精誠極縝密的思想家底自白，總可以在我們相信清明與寧靜和黑暗與波動一樣可以在我們心靈裏興起這種成分了罷。何況這不一定是不可缺乏的呢！』

◆ ◆ ◆
可是要弄清楚。我並不說這種清明，靜謐與精深的崇高境界，或者可以稱之為達文奇式的崇高境界，是人所能體會和領略的。我們底日常生活和思慮距離深藏在靈魂裏的崇高底源泉太遠了，我們底精神太專注于外物而意志太散漫了，明媚的景物只能誘惑我們底感覺，煽動我們底官能，使我們怡然自足。像皮毯受凌壓才能

高舉一樣，我們底靈魂也得要有一種意外的阻力橫亘在我們面前，逼我們承認我們底感覺和官能之無能，自我之渺小，然後才能夠聚精會神，集中思想底力量，去和它抵抗，和它較量，在那一瞬間解脫了感官底束縛而達到絕對的獨立，自由與超昇，亦即所謂崇高的境界。波濤涵湧的海，嵯峨聳立的山，和漆黑的夜……都是最容易在一般人裏面激起這種精神的反抗的阻力，因為它們是最表面，最有形的。

可是對於一顆修養有素，敏感深思的靈魂，那寧靜，深邃和光明的景象會和涵湧，嵯峨與黑暗一樣能夠引起精神底集中與反抗；不，它們會比這後者更持久，更耐人尋味。因而寧靜是精力底凝聚而波動是精力底交替；因為高山是可測量的而深淵却無底；因為光明比黑暗更神祕，正如生比死還要複雜如變幻一樣。

文藝復興底另一位大師拉斐爾依照舊約聖經底故事所畫的大衛伏魔圖或者可以幫助我們具體說明這一層。

獅子三尺之重或且一般人，無疑的，那惡魔戈里亞會更

能驚心動魄，因為除了面貌猙獰而外，無論軀幹與筋肉他都比大衛，那時候還不過是一個牧童，高大了好幾倍；然而結果是大衛勝利了。或者有人以為這只是詩人和畫家底想像；可是如果這想像不符于現實，它感動我們決不會深。中國拳術界之所謂「內功」不必說了，就是外國底競技與角力，那體量較輕，外視比較和善的佔上風也不少見。關於這點，達文奇在他底畫論 (Traité de la Peinture) 或風景論 (Traité du Paysage) 裏有一句

觀察極準確的話：「肌內不豐的人底筋肉是不外露的，力氣却往往比那些筋肉生稜的人大」。這說不定就是他夫子自道。我們知道達文奇在西洋人當中至多不過是中人底體格，可是他拋石子比任何武士都高；而當那統率大軍入米蘭的法國大將看見他為米蘭公爵慘淡經營了十餘年的騎士式的雕像給法軍底弓箭手毀壞，舉劍要斬那負責的隊長的時候，他在旁邊用手托住那大將底手腕，

那護腕的鐵袖竟在他手裏碎了。

這似乎單是關於體力的，但我們正可以用來說明「力」底多方面的涵義，因為如果康德底「精力的」和司馬遷底「景行」可以括盡崇高底深一層，我們簡直可以說真正的意義（因為進一步說，只有思想和行為本身是崇高的，物質和數量底崇高則全視它們在我們心靈裏所引起的感應而存在），前者必定要推廣到物質的力以外，後者亦必定要擴張到德行以外。



屠格涅夫底麻雀，那受了愛底驅使奮不顧身要從獵犬底口裏救出它底小雛的渺小的麻雀，已經很動人地證明德行底力——一切發自高貴和真摯的情感的行為底力和數量比體力更無大關係了。

可是在體力以外，在德行以外，還有一種力，它底淵源，它底中心是在智慧深處的。它底原素是觀察底深入，理解底透澈，分析底精微和論理底謹嚴；它底目的

是接受者底領會，了悟，和領會與了悟後的誠心悅服。要感受這種力底崇高便不能單靠我們底感官，單靠我們底直覺；我們得要運用我們底心靈，一步步循着思想底步驟，智慧底途徑。如果宇宙間真有不可測量的東西，除了時間與空間外，恐怕就只有這種我們可以稱之爲智慧底力的了。

達文奇或許就是這種力底最具體的化身。「這亞波羅」〔註四〕，梵樂希詩翁說，「這亞波羅使我神往到我自己底最高度。還有比一個拒絕玄祕，不把他底權力建樹在我們官能底混亂上，不把他底威望訴諸我們底最暗昧，最軟弱，最不祥的部分，要我們不得不首肯而不是要我們屈服，他底異蹟就是燃照，而他底深度，一個演繹得極分明的遠景——還有比一個這樣的神更能誘惑人的麼？還有比那『光明磊落地施行』是一個真正而且合法的權力底更好標誌麼？——狄阿尼蘇司再沒有比這英雄更沉着，更純粹，或裝備了這麼多的光明的仇敵了。

他并不忙着去把那些妖魔屈折或揉碎，因爲他要細察它們底彈簧；不屑用箭矢去刺射它們，因爲它對它們所發的問題那麼直透底裏；它們底優勝者多於它們底征伏者，他底最完全的勝利就是瞭解它們——幾乎要把它們再造出來。」

這是一幅理想的達文奇肖像，也就是智慧底最忠實最美妙的寫真。梵樂希底意思是說：多數文藝界底權威都是利用我們底官能與情感底弱點，創造些悲劇的基調，驚人的姿勢，誇大的描寫或神祕的意象……總而言之，都是用些欺人的伎倆以煽惑感嚇我們。達文奇獨不然。他底權力是建樹在我們底智慧上；他底威望不施諸我們底混沌的官能與柔弱的情感而施諸我們底健全清明的理性；他底目的并非要我們屈伏而是要我們同意；他底異蹟就是散佈光明，撥開玄祕底雲霧，而他底深度就是把一幅畫或一切事物底遠景清清楚楚地描畫指示出來。對於當前的事物或玄機，他第一個念頭并非要征服，占

有或解除，他首先去細細尋根究底，窮源盡委，希望得到一個澈底的瞭解——透澈到可以把它們再造或重現出來。

從對於事物的澈底瞭解以至於把它們再造或重現出來，我們便追到藝術問題，也就是力底另一方面，另一涵義了。

「談到藝術」，我在一封論畫的信曾經這樣說，「所謂力便不止是題材之宏大，線條之活躍，色彩之強烈及章法之橫肆；而在于一種內在的自由與選擇，以達到表現之均衡與集中。何謂自由？從細草幽花以至崇山峻嶺都可以毫無隔閡，揮灑自如地在筆下活現出來。何謂選擇？把繁的削成簡的，複雜的刪為至要的，使物底本體更為堅固，觀者底精神更為集中。換句話說，一件藝術品應該是「想做」與「能做」，「能做」與「應做」間一種深切的契合。譬如唱歌，放聲的未必動聽，拉破

嗓子的不一定能動人，而在于抑揚高低皆得其「宜」——豈止，到該沉默的時候就不能不沉默。只有這樣才算力，只有只樣才是力底實現。〔註五〕

因為藝術上最高的力底實現是在于「抑揚高低皆得其宜」所以不獨尺幅可以有「千里」之概；不獨孟納里莎底微笑或花草禽鳥——譬如，八大山人底花卉或德國文藝復興大師都烈（Durer）那幾枝神妙的綠油油的花草——可以使我們出神；就是兩種顏色底極單純的配合，無論在自然界或在藝術裏，如果恰到好處，也可以搖蕩我們底心魂而為我們開真理底祕府。

相傳印度一位聖者得道的經過是這樣的：他一天從田隴中走過。天是一色的蔚藍，微風柔和地吹拂着。他猛抬頭看見一行白鷺緊靠着青天飛着，彷彿受了什麼聖靈的默示似的，他就在田隴邊跪下來。重新站起來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新人了。從那刻起，他便矢志修行以至於得道。〔六〕對於這位印度底聖者，這幅單純的「一

行白鷺上青天」圖和那繁星爛然的太空對於康德一樣是人類心中道德律底啓示者。

◇ ◇ ◇
「懂得這個道理」，于是我可以引用朱先生底詩底

主現與客觀裏這段話，「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底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永遠蔚藍」的山巔，俯瞰衆生擾攘，而眉宇間却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懂得這個道理，我們也可以明白爲什麼在魏或唐底最完美的佛像底恬靜光明的微笑前，我們底靈魂如受了天樂底輕波之浮載和搖蕩，颯然高舉遐昇。懂得這個道理，我們也可以明白爲什麼看了法國夏爾特勒（Charter）古寺底莊嚴的朴素，自然的雕刻之後，米珂朗琪羅底摩西和大衛——我並不說希斯丁大殿底壁畫——都顯得誇張和矯飾，而達文奇底孟納里莎和最後晚餐却絲毫不受影響；或者爲什麼巴哈（Bach）底雅穆，和諧，穩健，謹嚴的音樂的構造，無論

是追逸曲（Eugene）或彌撒曲（Messe），對於深于此道的人，比起悲多汶底縱橫排舞，大開大合的交響樂還要勾心奪魄，還要使人神思飛越，一句話說罷，還要使人起崇高底感覺！

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于葉山。

〔註一〕正如批評力與創造力一樣，思想與美感是常常不一致的，因爲前者底器官是理性，後者底却是趣味或眼光（Taste）。爲了這緣故。我們常常可以看見精于文藝理論的人對於作品，尤其是未經前人發見的，毫無理解；反之，許多對於作品底價值極敏感的人不能陳述或解釋他們底印象。

〔註二〕達文奇底最後晚餐，前後共畫了十二（？）年。單是基督底像，也起了不知多少次的稿；現存最流行的，除了用在最後晚餐的定稿外，還有一張半身像，女性極重，朱先生底「撫慰病兒的慈母」是再好不過的評

語。

〔註三〕朱先生也說過的：「這詞在中文裏沒有恰當的譯名。『雄渾』，『勁健』，『偉大』，『崇高』，『莊嚴』諸詞都只能得其片面的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以為應該譯字源(Etymology)，因為這樣做，至少可以包括這詞原來的涵義，雖然因為不習慣，初用時不免稍覺生澀。何況上面所舉的「崇高」一譯名根據拉丁文 Sublimis，從動詞 Sublimare 變出來，有高舉的意思——在中國文壇久已沿用了呢？

〔註四〕指達文奇，見梵樂希所著達文奇方法導言（

Introduction a la Methode de Leonard de Vinci）。

原文思想太濃密，字句太凝鍊，譯出來頗不易解。

〔註五〕見我底散文集詩與真。

〔註六〕這故事聽來似乎很神祕。其實這種由于良辰美景或超詣的藝術品所引起的「陶醉」或「神往」是敏銳的感覺所常有的必然的反應；這不過是一個極端的例罷了。

科學小品

知 堂

二月底的某日，我剛寄出明信片給書店，要英國威爾士編著的生命之科學，去年改訂為分冊的叢書，已出三冊，這天就收到上海商務印書館代郭君寄贈的一冊大書，打開看時原來即是生命之科學漢譯本，此為第一冊，即包含前三冊分也。這是一件偶然湊巧的事，却覺得很有意思。譯者弁言之二有云：

「譯者對於作者之原旨，科學之綜合化大眾化與文藝化，是想十分忠實地體貼着的，特別是在第三化。原書實可以稱為科學的文藝作品。譯者對於原作者在文學

修辭上的苦心是盡力保存着的，譯文自始至終都是逐字移譯，盡力在保存原文之風貌。但譯者也沒有忘記，他是在用中國文譯書，所以他的譯文同時是照顧着要在中國文字上帶有文藝的性格。」這里所說關於原書的文藝價值與譯文的忠實態度都很明瞭，我們可以不必多贅。我看原書第二分冊第四章七節有講輪蟲的一段文章很有趣味，今借用郭君的譯文於下：

「輪蟲類又是一門，是微小而結構高級的動物，大抵居於池沼，溝渠，濕地等處，對於有顯微鏡的人是一

噴快樂之源泉。

假如我們能够保留着感覺和視覺，縮小成一個活的原子而潛下水去，我們會參加進一個怎樣驚異的世界的！我們會發現這座仙國有最奇異的一些生物栖息着，那些生物有毛以備浮泳，有琥珀色的眼睛在頸上灼灼，有望遠鏡式的腳可以納入體中，可以伸出去比身體長過數倍。這兒有些是繫着錨的，繫在腳趾所紡出的細絲上，又有些穿着玻璃的鎧甲，搜集着犀利的針刺或裝飾着龜甲形和波形的浮彫，迅速地浮過，更有固着在綠色的梗上就像一朵牽牛花，由眼不能見的力量把一道不間斷的犧牲之流吸引進張開着的盃裏，用深藏在體中的鉤頸把它們咬碎致死。（赫貞與戈斯二氏在有趣的圖譜輪蟲類

The Rotifera 1886 中如是說。）

輪蟲類對於人沒有益處，也沒有害處，它們的好處幾乎全在這顯微鏡下的美觀上。」

這可以够得上稱為科學小品了罷。所謂科學小品不

知到底是什麼東西，據我想這總該是內容說科學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寫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題材或以科學的人生觀寫文章，那似乎還只是文章罷了，別的头銜可以不必加上也。生命之科學的原作者是大小威爾士與小赫胥黎，其科學文學兩方面的優長既是無可疑的了，譯者又是專門研究近代醫學的人，對於文藝亦有很大的成就，所以這書的譯出殆可以說是鬼筆鐵棒了。但是可惜排印有誤，還有一件便是本子大，定價高，假如能分作三冊，每冊賣一元之譜，不但便於翻閱，就是為讀者購買力計也有方便處，像現在這樣即不佞如不蒙寄贈亦大抵未必能够見到也。

我不是弄科學的，但當作文章看過的書裏有些却也是很好的科學小品，略早的有英國懷德的色耳彭自然史，其次是法國法布耳的昆蟲記。這兩部書在現今都已成為古典了，在中國知道的人也已很多，雖然還不見有可靠的譯本，大約這事真太不容易，自然史在日本也終於

未曾譯出，昆蟲記則譯本已有三種了。此外我個人覺得喜歡的還有英國新近去世的湯木生（J. A. Thomson）教授，他是動物學專門的，著作很多，我只有他最普通的五六種，其中兩種最有意思，即動物生活的秘密與自然史研究。這還是一九一九至二一年刊行，又都是美國板，價錢很貴，裝訂也不好，現在背上金字都變黑了，黑得很難看，可是我仍舊看重他，有時拏出來翻翻，有時還想怎樣翻譯一點出來也好，看看那暗黑難看的金字真悔不早點譯出幾篇來。可是這是徒然。我在這里並不謙虛地說因為關於自然史的知識不夠，實在乃是由於文章寫不好，往往翻看一陣只得望洋興歎地放下了。動物生活的秘密中共有短文四十篇，自動物生態以至進化遺傳諸問題都有講到，每篇纔七八頁，而談得很簡要精美，卷中如貝殼崇拜，乳香與沒藥，鄉間的聲響等文，至今想起還覺得可愛。自然史研究亦四十篇而篇幅更短，副題曰「從著者作品中輯集的文選」，大約是特別給青年

們讀的吧，動物生活的秘密中也有八九篇收入，却是文句都改得更為簡短了。話雖如此，要想譯這節本亦仍不可能，只好終於割愛了去找別的，第二十一篇即第三分的第一篇題曰秋天，內分六節，今抄取其關於落葉的一節於下：

「最足以代表秋天的無過於落葉的悉索聲了，牠們生時是慈祥的，因為植物所有的財產都是牠們之賜，在死時牠們亦是美麗的。在死之前，牠們把一切還給植物，一切牠們所僅存的而亦值得存的東西。牠們正如空屋，住人已經跑走了，臨走時把好些家具毀了燒了，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東西，除了那灶裏的灰。但是自然總是那麼豪爽的用美的，垂死的葉故有那樣一個如字的所謂死灰之美。」第二十五篇是專談落葉的，覺得有可以互相說明的地方，再抄幾節也好：

「但在將死之先，葉子把一切值得存留的牠們工作的殘餘都還給那長着牠們的樹身。有糖分和其他貴重物

質從垂死的葉慢慢地流到樹幹去，在冬天的氣息吹來以前。

那樹葉子在將死時也與活着時同樣地有用，漸漸變成空虛，只餘剩廢物了，在那貴重物質都退回防冬的庫房的時候，便要真預備落下了。在葉柄的底下，平常是很韌很結實的，現在從裏邊長出一層柔軟多汁的細胞來，積極地增加擴大成爲一個彈簧椅墊，這就把葉子擠掉，或是使葉與枝的附著很是微少，一陣風來便很容易把那繫聯生死的橋折斷了。這是一種很精良的外科，在手術未行之先已把創痕治好了的。

的確到現在那葉子是死了，只是空屋，一切器用門窗都拆卸了，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灶裏的灰了。但是那些灰——多麼華麗呀！黃的和橙色的，紅的和紫的，緋的和赤的，那些枯葉發出種種色彩。牠們變形了，在這死的一剎那，在秋陽的微光裏。黃色大抵由於所謂葉綠色素的分解，更深的顏色則由於特種色素的存在，這都

是葉子的緊張的生活裏的副產物或廢物。

末了，葉子輕輕地從樹上落下了，或是在風中宛轉掙扎悉索作聲，好像是不願意離開似的，終于被強暴地拉下來滾在地上了。但是那樹雖然年年失掉葉子，却並不因此而受什麼損失，因爲葉子褪色了，枯了落了，被菌類所霉化了，於是被蚯蚓埋到地下去，又靠了微生物的幫助，使牠變成植物性的壤土，這裏邊便保育着來年的種子。」

文章實在譯不好，可是沒有法子。假如我有自然史的廣博的知識，覺得還不若自己來寫可以更自在一點，不過寫的自在是一問題，而能否這樣的寫得好又是另一問題，像秋天裏的那一節，寥寥五句，能够將科學與詩調和地寫出，可以說是一篇落葉贊，却又不是四庫的那一部文選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難能希有也。我們搖筆想寫出此種文章來，正如畫過幾筆墨梅的文士要去臨摹文藝復興的名畫，還該免動尊手。莫怪滅自己的威風，我

們如想有點科學小品看看，還得暫時往外國去借。說也奇怪，中國文人大都是信仰「文藝政策」的，最不高興人家談到蒼蠅，以為無益於人心世道也，准此則落葉與蚯蚓與輪蟲縱說得怎麼好亦復何用，豈有人肯寫或准寫乎

。中國在現今雖嚷嚷科學小品，其實終于只一名詞，或一新招牌，如所謂衛生臭豆腐而已。

廿四年四月七日，北平。

正 誤 啓 事

本刊第三期第二三頁俞平伯先生作三槐序中有「彼槐出何典哉？」一語，「槐」字乃「榆」字之誤，茲承作者來示，故來校正，讀者鑒之。

東京隨筆

冰 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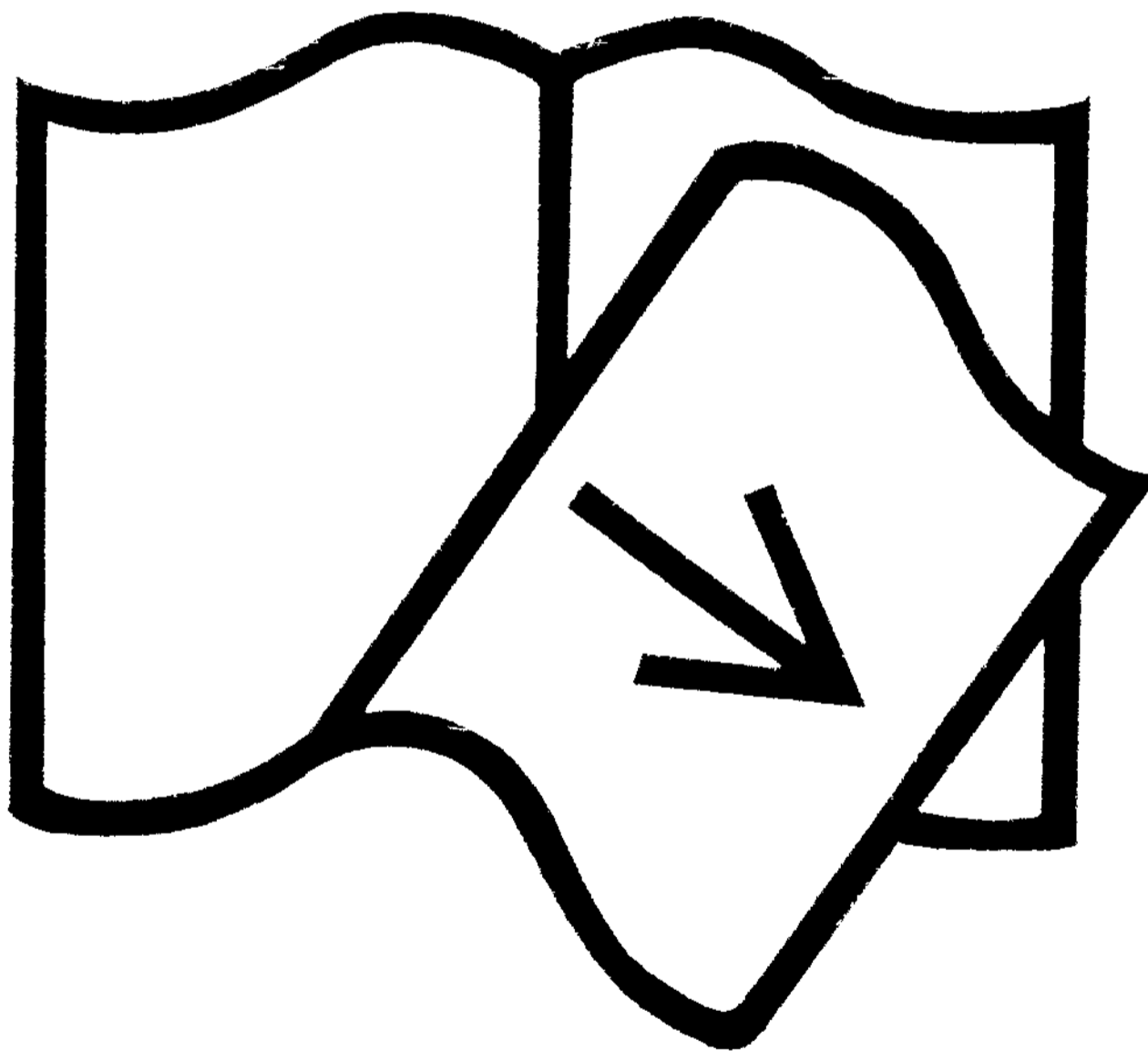
一 櫻之家

爲了找房子，不知花費我多少時間，受過多少閒氣，記得在特沒有來之前，我和雪影去找房子，老太婆出來回答的，不是說不租給中國人，便是說不租給獨身的女人。這些話不知引起我們發過多少牢騷，有時竟氣得

啼笑皆非。你如果要質問她爲什麼不租給中國人，那才倒天下之大霧，她會亂七八糟的說中國人如何愛鬧愛吵，不講衛生……

好容易和兩個朋友一同找着了櫻「阿怕拖」（公寓之英語譯音）。這是一座精巧玲瓏的小房子，外面漆的粉紅色，完全和櫻花的顏色一般，我最初望到牠時，腦筋裏立刻受了一個大大的刺激，呵，住在粉紅色的房子裏，該是多麼有詩意的生活！

我一面這樣想着，一面唸着這房子的名字：「沙林



缺P21-24

進電車裏，不平之氣就會整個地佔滿了你的腦海。舒舒服服坐着的大半都是男人，攀着圈子隨着電車搖擺的，不是老態龍鍾的老太婆，便是背上駝着孩子，手裏抱着太包袱的少婦。日本男人是照例不讓位子給女人坐的，但要聲明一句，如果是小孩子——二三歲的——或者老得站不穩的，年紀在六十歲以上的老太婆，他們也偶然會站了起來讓位。這時那位得到了位子坐的人，至少要灣下腰去行三個九十度的敬禮，口裏不住地說着感謝的話。

男女一同走上車來的，多半是男人先坐，而女人絕對不敢去搶佔位子的。若是夫婦一道搭車，更不待說丈夫坐着，妻子站着。有時她手裏拿着笨重的包袱或者背上小孩，做丈夫的也不讓位的。如果讓了，那就失掉了丈夫的尊嚴，抬高了女人的地位，這是日本男人誰都不願幹的事。

西洋人搭車，男讓女坐，這早已成了不變的習慣，而中國的知識份子近來也都歐化了，和女朋友一同走，總是讓位給女的坐。日本女人在電車上看到這種現象，心裏不知多麼羨慕西洋女人和中國女人的太幸福，而嘆息自己太可憐了！她們每遇到中國女人自由地和男子挽着手一同在大街上走，或者坐在車上很自由地突談着，使用兩條豫磁吸鐵一般的視線，整整地釘住他們，或者和旁邊坐的女人低低地談着什麼，或者望了很久後低下頭來沉思。總之，她們的表情是含着無限的羨慕和感慨的。

在日本的電車上，不但看不到一個人抽煙，吐痰，剝瓜子，吃花生，並且也看不見一張車票，車箱內是非常肅靜而清潔的。省線的電車裏常有人打掃，但是小的街道上却非常骯髒，老鼠死在路上，骨頭給行人踏碎了，也沒有清道夫來收拾。

他們三個

李廣田

他們是三個：老人，小孩，和綿羊。

人們常以「老兵」稱呼這老人，但這個老人却早已不是什末老兵了，自從他在當兵的職務上獻上了一條胳膊之後。

有誰能知道這個老人的底細的嗎？大概很少，或者簡直就沒有。人們生活在這個有悠久歷史的大城裏，是不慣理會到別人閒事的，就是造了灰色房子居住在這裏的人們，也與過路人的暫一落足者相似，連自己靠得最近的鄰人也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這個老人，當然，也

是被這裏的人們一樣冷漠地看待着，他自己，也以同樣冷漠的態度看待這裏的一切事物。有些人算是認識他的，然所謂認識也只是一個丟了胳膊的老兵，他有一隻綿羊，一個孩子。

爲了某種方便，我得有較多的機會看見這個老人。我想搜索我的很不健康的記憶，並以最簡單方法，把這個老人的輪廓描出。

老人的家，就在這座大城的一個角落裏。這個角落當然不會怎末繁華，却也並不十分荒僻。在一排灰色小

房子中間，有三間較大，兩間較小，而又特別顯出頹廢樣子的，是這老人的住處。然而最初住在這裏的並非這個老人，——現在我當然可以斷定，那時候這老人是在外面跑着作一個兵士，——而是一個同老人年紀相仿的婦人，我知道這個婦人就是老人的妻子。另一個是年輕媳婦，我可以測定是老人的兒媳，因為我還時常看見一個年輕的男子，有時回家，而最多的時間是度在外邊的，那當然是老人的兒子。這個年輕人生得很結實，機敏，他究竟在這城裏作着什末職業呢，我不得知道，但我總疑心這一家人的生活是靠了這個年輕人來支持的。這些，是當一九一五年頃我所記得的事情。

但到得一九二零年頃，這個小小的家庭便完全換了另一個樣子，似乎不再像從前那末和平，那末沈默了。這個老人把一條左胳膊丟在外邊，——當然，我不能告訴是丟在哪裏——他帶了一個暴躁而又驕傲的性子回到家來。我不知道這老人從前是怎樣一個人，但看他那一

條雖然上了年紀而猶非常硬朗的身子，就很容易覺得他確有向人暴躁的權利，而且那一條失了對手方的右胳膊，也好像給與他一種特殊脾氣。我不知道這人家是從什末地方遷徙了來的，我不能聽懂他們的言語，但自從這個老人回來以後，這幾間灰色房子裏便時常有這個老人的叱喝聲，怒號聲。似乎別人也並不同他理會，只儘他的發威，却很少聽到有人反嘴。這時候那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已經不再到外邊作事了，常見他帶一副憂鬱的臉相，兀自坐在那個傾斜的門下出神。

當老人回到家裏來的這期間，我記得我們這個國度還正在鬧着什末戰事，到底是內戰還是外戰呢，真該咀咒的是我的記憶，（也許本來就沒有內外之分，）我實在是記不清楚了。總之，那時節是一個亂世，人們把一切事情都看得沒有意思，把一切希望都降低，而且都不樂意在各人的本分上用力做事。這個老人回來不到半年工夫，那年輕人就不再見面了，到遠方去了。然而我總覺

得他是被這個老人嚇噎了出去的，因為年輕人的出走，並不會使得這個家庭有什末不安，而且正相反，這個暴躁而驕傲的老人倒變得比較和平一些了。

此後的一年，我個人也因為不得已的緣故而離開了這座城。

一年後我又回到這座城裏，同時回來的是那個老人家的年輕人，但他是被人家用槓子抬了回來，而且抬回之後就立刻又抬到了郊外去的。這一年來，這個人家的變化，是那個年輕的女人生了一個小孩，——現在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男孩了，而且我還覺得有些莫知所以的喜歡，小孩子倒真像那年輕人留下的一顆種子。這一年來我們這個國度的變化呢，則為由亂世抵於太平，雖然我也記不清楚我們是失敗或勝利。這些事情，在這個老人眼前變化過來，好像和不會變化相似，他還是他那老樣子，驕傲，易燥，有時也還聽到大聲的叱喝，怒罵，雖然比較從前也稍稍減了點火氣。一直到他的妻子的死

去，（我實在沒有方法探聽出她是怎樣死的，我覺得事情有點奇怪，我很納悶，我只能猜想她是因病而死的，）以及那個年輕的女人不見了之後，（從那時起，我就不再看見那個女人了，我不能斷定她是死亡，或是出走，）這個老人是完全安靜下來了，他變成了老人樣子，沈默了。彷彿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他的棕色短鬍子，和禿得幾乎光的尖頭頂。也不再聽到他大聲吵鬧了。

從此以後，這個老人究竟是怎樣生活的呢？我不知道，我是漸漸地忘記這個老人的存在了。至於那個沒有母親的小孩是怎樣活下去的呢？更是一個謎。這個大城裏有一種特殊氣候，一到冬天便吹起徹晝徹夜的黑風，人們都被冷氣關在自己屋裏，我則更因為這一個冬天有非藏起來不可的理由，簡直一步不能出門。是一直等到次年的春天，——自然，這座古城裏的春天是很好的，只要沒有黑色的旋風在街上跑着，天空是晴朗高舉，空氣是新鮮爽人，天上飛着各色各樣的風箏，風箏上的

小鼓小哨和鴿子鈴在天際奏着合樂，孩子們在暖煦的太陽底下抽陀螺玩兒，——就在這樣時候，在許多人圍攏起來看抽陀螺的這地方，我又看見那個老人了。我很驚訝，他，——同他的小孩，（這應當說是他的孫兒了，）這小孩是坐在一輛大小如小靠背椅樣的車上，拉着這車的是一隻肥胖的母綿羊，——一個冬天來，他竟是絲毫沒有什末改變啊。我在他臉上彷彿讀出「我還好呢，我還好呢」這句話來似的，他站在人圈子外邊，不言語，帶一點微微的笑意。

此後，只要是好天氣，只要我有機會，我總看見他們三個。我看見那一隻垂着肥大奶子，頭上有彎頭纏繩，又以種種紅綠東西作着裝飾的老羊，我就覺得歡喜，

我對於這個丟了一條胳膊的「老兵」，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情，我不會同他交換過一句話，然而我覺得我同他非常熟識。小孩的樣子也很結實，很胖大，有棕色的鬍鬚，大眼睛，黑頭髮，這使我想起那個被人用槓子抬回又抬了出去的年輕人。小孩子手裏又時常拿一件粗糙玩具，那是尺八長的一段彎曲木材，我以為那很像一支小槍的樣子，因為我遠遠望見那老人用它作出描準的姿式，以哄笑他的孫兒，我又覺得那老人也有些孩子神氣。

他們三個——他們現在可是怎樣了呢，計算起來，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二十四年，二月十日，北平。



代人夾纏

施蛰存

露醒先生給本刊第一期寫了一篇小文章，目的是在說明一個文藝雜誌的價值，並不能以牠的銷路之大小為標準。因而連帶的說到現今我國文壇上，有一些自鳴得意的野心家，抱着一個統一文壇的企圖，懷着「非我屬

類，其心必異」的偏見，來編刊了個號稱「有廣大的讀者」的文藝雜誌，而自以為是大多數人所「需要」的。露醒先生對於這種情形發表了一點意見，他以為一個文藝雜誌即使有「廣大的讀者」，但如果這個雜誌的態度曖昧，內容龐雜，也未必便真是大多數讀者所需要的。末了，他因而主張我國出版界能多產生幾種態度一致，內容純粹的同人雜誌，即使牠們沒有「廣大的讀者」，但至少也是牠們的「少數的讀者」所需要的。

最近，在文學雜誌第四卷第四號的「社談」欄中，我

們看見了一位署名「水」的一篇說「需要」。這篇社談，顯然是對於露醒先生那篇文章的反應。可惜露醒先生已不在上海，他未必一定會看到水先生的大文，即使看到，也未必會再有什麼說明，所以對於水先生那篇文章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由我在這裏寫出來，請水先生及曾經看過這兩篇文章的讀者思索一下。

水先生一開頭就說露醒先生那篇文章中所發的議論是「分明對本刊（文學）而發的」，我非露醒先生，不知道當時他究竟是否專指着文學雜誌而作那篇文章的，但既然水先生代表了文學雜誌承認了去，我也不妨就姑且代露醒先生承認了，他的文章中所發的議論雖不專指文學雜誌，但可以有文學雜誌在內的（仿魯迅先生語氣）。

水先生說：「不過銷數的大小當然就是需要的大小。」又說：「在近代，能够滿足多數人需要的智識才是好的智識。」而結論是：「十年來時移世變……多數需要的標準和合理需要的標準已經幾乎可以合一。」

好罷，在水先生自己的邏輯中間，我却想提出一個實例來試試看。水先生曾經承認人們對於啼笑姻緣之類的需要也還是不可輕視的。現在我就拿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和茅盾先生的子夜來舉例罷。水先生想必不會否認啼笑姻緣的銷路比子夜更廣大吧？於是我們可以依據了水先生的第一句話，說：啼笑姻緣的銷路比子夜大，當然就是啼笑姻緣的需要比子夜大。因而我們又可以根據水先生的第二句話，說：啼笑姻緣是好的智識。再根據水先生的結論，說啼笑姻緣既然比子夜有更多數的需要，所以啼笑姻緣的需要是比子夜的需要更為合理。亦即是說，啼笑姻緣是「真」的文學，「好」的文學，而子夜却比較的是「假」的和「歹」的了。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水先生也許益發要怪我「夾纏不清」，但在張恨水先生却大可以不必再恨什麼「水」，索性改名為「張感水」罷。

笑話休說，我且在這裏請水先生另外再整理一下頭

腦，想一個圓通的說法來解釋這「需要」兩字，別和露醒先生一樣的「玄妙」啊！

「過問」

施 蟄 存

在水先生的說「需要」那篇大文內，有這麼一段支節：

「可憐的是所謂「少數人派系」中的那些「小名流」，他們並沒有教授學者們的地位和特權，因而撐不住教授學者們的氣度，然而他們偏要裝着點教授學者們的習氣，也講究講究版本，談論談論晚明，及到發覺不大人過問他們的時候，這才也以名貴自居起來，而美其名曰「需要」，於是乎其酸不可

「擠開了。」

這一節話，與鄙人初無多大關涉，但一則因為鄙人近年來「也談論談論晚明」，自非聖賢，未免兜心；二則從這一節話裏看出水先生無心地流露出了他對於學問的態度；不禁又要饒舌幾句了。

先從「談論談論晚明」說起。鄙人偏嗜書籍，雖未到「講究講究版本」的程度，但「談論談論晚明」，倒也歷有年所。近來因為朋友阿英尤熱心於此，影響所及，不覺格外有興致，當初實在並未知道此乃「教授學者們的特權」。敬查文學雜誌的編輯同人，均是鄙人的師輩，當然也是「教授學者」。水先生這段文章中一個「也」字，一方面對鄙人這種非教授非學者的「談論談論晚明」的人物表示了百萬分的齒冷，其意若曰：「你也要弄弄這個玩意兒了，不配！」另一方面，則自然又替文學編輯諸公竭力「撐住」了「教授學者們的氣度」。鄙人謹聆

教誨，從此不再「談論晚明」，侵犯「教授學者們的特權」就是了。只是同時也希望文學編輯同人以後不要因爲自己撐不住「教授學者的氣度」，因而索性「裝着點」罵街潑婦的「習氣」，來把別個「教授學者」痛罵一頓，以發洩其怨懣不平之氣才好。

其次應當說到水先生文章中的「過問」兩字。鄙人一向以爲研究學問，欣賞文學，最初的動機都不過是爲的自己。所以「談論談論晚明」原也是給自己的一種賞心的排遣（到最近才因爲生活關係，應光明書局之請，編選了一部晚明小品文集。）及至讀了水先生的大文，才知他們「教授學者們」的「講究講究版本，談論談論晚明」，却爲的是要「有人過問」。水先生無意中洩漏了這個玄機，使鄙人感覺到自己真乃是個絕世的傻子。然而鄙人的優氣似乎是個不治之症，雖然承水先生昭示了玄機，鄙人恐怕還不會改變過來，「裝着點」這種「習氣」，鄙人早已說過：既非教授，亦非學者，一介寒儒，自安

於門無車轍，亦不敢「以名貴自居」。只是誠心祈禱這些享有特權的教授學者們門庭若市，生意興隆，大大的「有人過問」，使他們可以「講究講究版本，談論談論晚明」，不至廢然輟業而已。

「彼可取而代之」

施 塾 存

露醒先生曾在他的文章裏把一些文藝上的野心家比之爲秦始皇，於是水先生在他的那篇說「需要」中帶出了一句「其酸不可嚮邇」的話：「至於秦始皇，在他倒應該是需要，因爲有了這個「彼可取而代之」的目標，他總可以更加努力些。」

哎喲！這句話可又說到鄙人頭上來了。水先生分明是在說鄙人辦文飯小品大有以文學雜誌爲營業競爭之目

標的野心，這却未免錯怪了人。鄙人辦文飯小品，誠然應當「更加努力」下去，但這可絕不爲了想取文學而代之。試在此說明理由，水先生就可以不用再提防「博浪鏢」了。

第一，文飯小品是一個苦幹的雜誌，出版至今，實銷祇四千份，編輯人未取編輯費，撰稿人常常必須等文章登出後一個月才領得到稿費，鄙人當初固然雄心勃勃，想一過發行人之癮，現在則非但沒有賺錢，反而每期要虧本七八十元，以至籌刊單行本書籍的希望也祇好付之一嘆，在這種騎虎之勢的僵局之下，正如水先生文章中所說的，恐怕「終究還是因不能多銷而不辦」，即使鄙人自己決心把他撐持下去，但至多的希望也祇是維持這四千銷數，不使這四千位同情的讀者再感到失望，若說想取文學而代之，鄙人實在自覺無此野心，除非鄙人背後也有一家「生活書店」。

第二，文飯小品雖非同人雜誌，但編輯人康嗣羣先

生及作爲發行人的鄙人對於撰稿人都取着一致的同人似的親和態度。因爲他能夠和我們合調，我們才至誠地請他爲文飯小品撰稿，而我們也真心地以爲他的文章是可以值得奉獻給文飯小品的讀者的。我們不願意學文學編者那樣對於某一個作家始則諷刺他幾句，看看他發怒了，要投筆而去了，便請人轉圜，疏通，請吃飯，甚至碰頭似的登道歉啓事，求他回來。我們也決不學文學編者那樣對於某一二作家的作品一方面斥之爲無聊，而一方面又竭力在讀者面前爲之推薦，說是「值得一讀」的傑作。我們也決不學文學編者那樣將自己人的文章署一個新的筆名，向讀者誇耀說是「提拔」出來的新進作家。在這種種方面，我們的態度是和文學不同的。我們會想取文學而代之嗎？

第三，鄙人與康嗣羣先生辦文飯小品，原想能夠擺脫一切束縛，在編輯上能有開選獨行的自由，倘若一個文飯小品能够使我們的出版部多餘一點印書的資本，則

在印行書籍這方面也有一點自由的權利。雖然規模小一點，總是個可以自己作主的事業。若說鄙人想取文學而代之，則查文學未創刊之先，鄙人也早就可以「取」了過來，爲諸公效馳驅之勞了。然而鄙人終於不欲「取」者，原來也是想保持一點自由意志，不讓拙被那位文藝狄克推多壓榨殆盡耳。

鄙人辦文飯小品的態度與諸公辦文學的態度既有如此之不同，而諸公還以爲鄙人是以「彼可取而代之」爲營業目標的，這其間真是隔膜得厲害。腐鼠鴉雛之喻，非我莊生，孰能爲之？

談變戲法的人及其藝術

穆 鈴

從新文學在中國開始存在起，一直到現在，據說也

曾經出過若干位爲「大衆」而寫作的偉大作家。時代是「前進」的，是「大衆」的，所以能夠寫「大衆」的人，一定更「前進」，更「大衆」的了。但是怎樣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大衆」呢？於是我們得從經驗豐富，一活就是半百多歲的老作家的成名方法中去求「典範」了。因此我才明白要達到「大衆」，是須要手法的。至于手法如何？那便是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可惜給明眼者一看，是會完全把裏面的西洋鏡看穿的。「鋼刀殺人」的把戲，我想現在是祇能哄哄小孩子的了。現在閒着沒事，不妨把這戲法來給分析一下：

第一，首先要收小嘍囉——愈多愈好。這樣，聲勢大起來，便會給「大衆」以注意；既給「大衆」注意後，態度就得「嚴肅」（算盤可以放在肚子裏打。）隨時要做出「前進」的樣子。等到嘍囉兵足了，也不妨拒絕幾個野漢，這才更足以襯出自己的高潔，而不會被人道作廣收徒弟了。

第二，中國素來是分有南北之野的，所以征服了「京派」，一定還得征服「海派」。對北方弄了個「前進社」，對南方也得來一個「大眾社」。「前進社」的宗旨是在指導青年，而「大眾社」的宗旨是在解決民生。統而言之是爲了「大眾」。同時，不要忘記板起面孔說一句：「這是中國的權威刊物」，以惑人心。其實，果真權威也乎，那倒不用過問，反對的只管反對，爲「大眾」的只管爲「大眾」，老子有的是「錢」，——錢的來歷還是不問爲妙——就是沒人鑑賞，也要長出下去，只要肯爲書店作義務廣告，還怕什麼？若說擬廣告的每字潤金幾何，門外漢却不得而知，或許自己就是書店的股東老闆，那末，「大眾」藝術定更能「大眾」了。

第三，寫文章要刻薄，要一舉兩得的攻擊別人。或者不妨來「估」一斤或「鑿」一兩。輕重如何？是否會被別人「鑿」回去？那倒無庸詳論，其收效之大，却是事實。因爲愛熱鬧喜欢看鏖戰的讀者，是不得不去買一冊的。

至于寫文章爲什麼要刻薄別人，那只要你能夠看到中國文學皇帝的收效，便也可知一般了。攻擊別人的方法，也可分爲幾點，譬如周作人林語堂的思想不健全，胡適的時代（？）已經沒落，當然都落伍。勸青年讀「莊子與文選」的施蟄存，理論不清的杜衡「先生」，更不用說是在打倒之列，其餘，葉靈鳳的藝術是關在象牙塔裏的，穆時英只能寫些舞女的生活，（舞女當然是小衆）；又如某人有二重人格，某人的東西根本就要不得之類，于是左一個不行，右一個要不得，然則，捨我尙有誰耶？其次，則「某刊物」的分子太那個，文藝畫報又是「低級趣味」的，（低級趣味是「大眾」所不需要的。）那個刊物是雜碎點心，這個刊物又是消遣品，因此，趁此機會可以抬出自己的對「大眾」有利益的滋補強心劑了；不要吃這帖藥的，就是無藥可救，可救的對於這種補品會不會反被吃壞，那要讓我問「大眾」去了。再其次，譬如創造社當然要隨了潮流滅亡，新月社當然不能長存下

去，而新成立的，「不會出矛盾小說集」的區區小社，更不足以齒之，那末，又要請讀者睜一睜眼了，看一看「現代中國權威的文學團體」究竟是那一個了。其他方法更多，大體所謂刻薄文學與攻擊文學，我想就舉這幾個也就够了。

第四，是自己表現的方法。要以「嚴肅」的面孔，和所謂健全的魄力，「出現于這動亂的文壇」。理論與倫理要含糊些，並且要多些，這是更足以表示自己博學的。人文主義是什麼東西？中國要不得；白璧德是什麼傢伙？應該彈出去；於是連談一談的價值也沒有了。而自己東拉西扯的生硬得要刺破青年喉管的翻譯與介紹，或許也就是翻譯的「典範」了。（愈硬愈不容易消化的東西，便是愈「嚴肅」的東西，愈「嚴肅」的東西，却是「大眾」所最需要的東西——「大眾」得「嚴肅」得不能笑一笑。）創作方面要多掛色彩，辭藻次一些倒不在乎。而創作的「題材」，不能够是孩童的心理，應該是

「農村破產」或者「市面不景氣」。否則，不足以表現「大眾」，也不足以表現自己的表現法了。

戲法要再變下去，還是有的。在這科學時代，拆穿戲法的人我想也會每天多起來的吧！不過，等到沒有人再看的時候，變戲法的人仍舊還可以變下去：因為變戲法的人不在乎「錢」。

這篇小文倘若發表後，當然會被人罵上三百代的，好在我是個無名小卒，罵罵也無妨；况且現在又正是罵的時代。我是洗了耳朵在等着「大眾」的「嚴肅」的罵聲。

讀人與讀文

周 毓 英

文飯小品第一期中有劉大杰先生談文人的人品與文

品的文章，說：「一個無品的人，可以做出有品的文章來，我覺得總是一件難能的事。」

在第三期中，芻尼先生便出來反對，他說：「我以為人品與文品是並沒有多大關係的。」他並且舉出嚴嵩和阮大鍼來做例子：「譬如嚴嵩之貪污，擅作威福，阮大鍼之變節，人們對於這種種的行爲，似乎不見得會有什麼絕對不同的批判。然而若以文章而論，我們在嚴嵩與阮大鍼的文章中，却一點也看不出這些是一個無品節之人的手筆。」

末了，芻尼先生則更慨乎言之：「到了近來，人與文似乎尤其脫離了關係。祇要寫文章的技巧純熟，誰不會表現得風骨錚然，活像非常革命似的，但私底下索米王門，乞憐權貴，這個行爲又有誰能知道呢？」

劉先生與芻尼先生的這兩種看法。看來可說都是對的，無品的人不能做出有品的文章來，說這話的人本不祇劉先生一人，先前似乎也曾有人說過。但反過來，說無

品的人也能做出有品的文章來，芻尼先生所舉的嚴嵩阮大鍼的例子固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就是現在那些「風骨錚然，活像非常革命似的，但私底下索米王門，乞憐權貴，」又何嘗不是千真萬確？

不過葉落歸根，仔細檢索，凡事總難一概而論，無品的人不能做出有品的文章來是事實。但無品的人竟真的做出了有品的文章出來又是事實。這樣，事實都是互相矛盾的，我們竟沒有方法根據任何一個事實來下判斷的地步了。所以，在這裏，我們最好還是把人與文分開來吧，「讀人」是一回事，「讀文」又是一回事，這樣可以比較的使讀者少上些當。

甚至最好是我們專去讀文，不要去讀人，尤其是在中國，作家虛偽成風。譬如你讀了豪爽熱情的文章心裏很滿足，再去讀一讀鄙吝冷酷的人相，讀文與讀人的所獲，互相抵消了。又如你讀了窮苦潦倒的文章心裏很滿足，再去讀一讀放縱私慾的人相，那末讀文與讀人的所

獲，又是互相抵消了。

人，文；文，人，千萬不可纏在一起，纏在一起，我們就得多少上一點當了。雖然在每一個寫文章的人這一方面，他們沒有一個人不承認自己的文章是自己的，人格的流露，是自己的，人格的表現。但事實我們千萬不可相信，寫文章的人還不老實都是和賊一樣，他們的文章有的根本就是偷竊得來的，有的則都是替自己掩飾辯解的供狀！

有的人或許要問我：

「你自己也是愛寫幾筆文章的人，難道你自己也承認是賊嗎？」

我笑笑說：

「你如要我真的答復你的問題，我還裏便要來一筆『掩飾辯解』了。但我是個老實人，我不答復你了！人云乎哉！文云乎哉！」

古舟子詠

玲
君

沉澱於那茫茫大海下的，
除了那蟄居的水族，貝類之外，
更於幽深之底奧，
找到古代沉沒了的海洋船的珍奇；
灌進的海水，遂亦即裝滿了，
他本身的怪誕的奇聞。

（這樣支離頹碎的破船哪，不知
在那一個年月被龍王譖入海底）
一枝修長的桅桿，
與他的寂寞並長；

一塊破舊的船板，
印跡着他的來歷。

鄰近，更有剩餘的舟子，
撲純藍海水而入夢；

（這一睡多久是記不清的，）
靜聽海上四季吹來的風濤聲，
即完全空洞的骷髏亦難填滿
千百年來所承受的寥寂。

流盪過無量的海水哪，
只增加他對於海的單戀；
但他手中還提着釣竿，
坐在小礁上垂綸，
他的頭顱彷彿依然能記得
那漁骨裏眩目的銀色。

把釣來的珠貝放在口中，

於是從大海之底，

分泌出他的意戀；

如溶質之解體，

噴吐着泡沫，

不斷地上升。

並且還吐出了那漁罾中的，

閃動着眩目的銀色；

光芒與 Hametast 在北極圈

所顯現的夜中太陽有相等之奇蹟，

不分晝夜與冬夏！

照透着四海。

吐出的將是模糊的言詞，

藉錯綜的字母，
組成了矇矓的文字；
吐出的將是眩人的彩色，
溶和着木管樂器，
所表現出來的牧場的青綠色。

復又藉靄靄雲氣以昇華，
恍如受難的聖嬰，
顯靈於往日航行的海上。
瞭望那已不可及的遠方城市，

（那才是他的生死地哪！）
他意象的靈魂，
遂與狂怒的洪濤，
並濺暴虐的涕淚。

他要唱：

「我是漁人之子，
我要在這裏等待
我的家屬，
我的友人，
我的愛人們的蒞臨，
但現在只有大海，
做我的單戀者。」

總有一天，
他的眷戀者，
將追尋他的行程，
入水做首次的海下探險吧；
那裏，他們即要逢到
慣喜掀風作浪的鯊魚，
藉牠銳利的齒牙做指南針，
而爲來客訪求水晶宮之嚮導。

炭店

黑炎

一個太陽的光圈子，是從破漏的瓦蓋上透射下來：在早上，它是投射着西邊的牆壁，近晚便投向東面的頹垣；中午呢，這道光圈子便在漆黑的炭屑堆上蠕蠕的爬行着。因為店裏是沒有自鳴鐘，我們就無形中把它當做了時計。

炭店裏的夥計一共是六個，大家都像馬蹄的釘子般嵌成了u形的，牢牢的鋼鎖在這炭屑堆旁去推着炭球。老闆這大胖子，鎮日都踞在店前的櫃檯裏，咬着煙管來伴着我們工作。

老闆的嗓子非常地粗拙，他吆喝着我們的時候，彷彿是一隻野獸般在那里吼叫，就是對門那鐵舖的學徒聽來，都說有點不滿意。老闆是長滿一嘴的鬍鬚，老是咬住他那假象牙的煙管，用着貪婪的目光，無厭地看着我們去替他吃苦。

他總不肯讓我們去休息，甚至片刻也不行，而店裏彷彿永遠地是沒有假日的，除了年關的兩天，和中秋節端午節的兩天；要不然便要疲憊地生了毛病了。老闆還得扣去我們一天的工錢，充着血色的眼睛，衰頹地坐着

店裏的竹榻上，灌過大碗的湯藥，這樣我們纔得過一天的歇工！

每天，天邊僅僅發出一點曙光的黎明，老闆就把我們喊醒了，他那雄拙的聲音，又如獸吼般從老闆娘的房裏喊出來：

「阿山，起來！」

「阿毛！」

「阿傻子！」

「阿……！」

「起來了！」

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勉強拖着還在疲勞的身子。爬起來，拆去了鋪板，捲起了鋪蓋，將簾子裏的炭屑傾倒在炭堆上，又握起了木柄上有了深深手印的鐵鏈子，乒乓兵的撻起來。但這時候，老闆還睡在溫暖的被窩裏，撲住他的胖老闆娘，又呼呼的傳出沉重的鼾聲來，而我們又須等候到天色轉換到沉黑的深夜了。

每天。老闆總是這麼催促我們醒來去工作，已經是慣了的老例子，有時他甚且越喊越來得早些。

有一個深夜裏，我們剛丟下了工作不久，大家正好疲倦地睡熟了；老闆那粗拙的喊聲，又從老闆娘的房裏咆哮出來：

「阿山……阿毛！起來！阿傻子，起來！」

我們都在甜睡中驚醒了，睜開惺忪的倦眼，爬起來，拆去鋪板，捲起蓋鋪，提起了鏈子……

可是在這黑夜分外是悄寂，沒有人聲，沒有响亮，街上死寂地毫不像黎明的時光。天上的羣星還在黑暗中燦爛地閃爍着，蟲子還唧唧地在牆角裏互為呼應。我們心裏都有點疑惑，但到了聽着，那看更的老頭子，咚咚的連敲了三下，我們纔恍然知道時候還在半夜呵！

「欸……？纔敲三更呢？」阿毛怔着說。

「媽的，發昏了！」阿山說。

「呵，這辰光……？」傻子口吃了而沒有說完。

我們定了神，睜開奄奄欲睡的眼睛，察看着這寂靜的夜色。呼呼的鼾聲又响亮地傳了出來；瞬間，老闆娘纔像從被窩裏鑽出了頭兒。懶弱地說：

「不是哩，老闆剛才做了夢，說了夢話啦！」

「呸！」

「媽媽的！教人去挨死了！」

我們不禁張嘴大笑起來。但又感着是好笑，又覺得是可悲；爲甚麼呢，老闆做夢也這麼逼促我們去工作呢？

我們六個夥計中，有四個是一個字也不認識，其中的一個叫做「傻子」，旁人看來總算他是頂蠢的一個，此外人們都當我們就是沒生氣的啞巴。

但「傻子」，並不是傻子的真名字，不過他常常有點古怪的獸氣，老闆去欺騙他的工錢，傻子卻不會去計較，這樣連我們的老闆也叫着他的綽號了。

可是，傻子呵！像傻子那樣的一個，是足以在我

們這痛苦的勞役裏，烙成了一個悲傷的典型的呀！

本來我們做這種苦役也是很可尊敬的，但卻沒有人去存一點客氣，反正街上走過的人，高傲地看也不看的走過了，或者用着卑視的眼光只向我們盯個一眼；此外隣近有的小忘八還要譏諷我們這種卑賤的勞役。有時他們就逗在店前的門檻上，用着諷刺的口吻向蹲下角落的傻子說：

「喂，傻子呀，你們都是炭頭造的烏龜呀！」

頭皮上黏滿了黝黑的炭屑，汗水由額角和胸脯上一滴滴的溜下來，我們用烏黑的手拭着，汗水和炭屑都在皮膚上融化了。我們掉過腦袋，望望那些嘻着臉皮的忘八羔子。往往是把他們嗤出的嘲笑，像北風般一口吞進肚子裏去。

傻子呢，他並不真的傻，就很惡毒的睜起一隻眼睛，兩脣忐忑地顫動，嘖嘖叨叨的去咒罵；可是他們沒有聽到的甚麼，只看得像是很獸氣，便視他如亂性的瘋

子，只管張着鱷魚般大的嘴，嘩然地大笑了。

「咄！」

傻子氣不過的，發怒的嚷着這蠢叫，但站住門檻上的一羣小忘八，又用嘩笑去回答他。

要是一個人把生活磨雜在一種單純的工作裏，沒有休息，沒有轉換，腦袋不免從這單純的勞動中有着特異的活躍，同時在他的祈望裏，知道自己的生活事實上已經不能漸次的上進了，那就希冀着生活有着一種新的變化，新鮮的樣式……像傻子那樣的一個，八歲就從鄉下到這陰鬱的炭店裏來，每天一醒來便蹲在炭屑堆旁，蹲住前面如小丘似的一堆，右手持着一把鐵鎚子。左手摀住一環鐵圈，對着前面的炭屑，乒乓地把它擊成了無數卵形的炭球。

工作是今天像昨天，明天又像今天似的進行着，炭球打成了一大堆。前面的炭屑又如沖沙般的堆積起來了；無休地，除了睡覺，便如是的蹲在那牆壁漆黑的角落

裏，悠久的活下了十年，這樣地過了三千六百多天了。

我們如泥塑般地呆住不動，眨眨眼皮，陷入一種疲勞的模樣，一種莫名的苦悶好像從黑黢黢的四壁逼襲過來。

「哎喲……！」

有時我們發狂地號叫了，空氣爲之劇烈地震動着；號叫是從心窩裏發出來的，像要把這陰暗的環境爆發了；我們是充滿了憤慨，抱住了熱望！

「嚇？你們都是傻子的徒弟嗎？鬧甚麼？」

老闆這胖子剛在櫃檯裏要打盹，給我們這麼一叫，嚇了一跳，他瞪着眼睛，現着發怒的臉色。我們閉了眼睛，忍住了咻咻的呼吸，兩道眉頭微微的蹙起。腰子挺直，身子彷彿在顫搖着。我們並不是想睡，也不是要打盹，手上却用力的緊握着鎚子的木柄，屏息着，沈默着……在我們頭頂黑越越的瓦蓋之上，陰霾滿佈的九霄之外，一團眩目的光焰，熊熊的團集着，擁集着，它將

銳利地投射下來，劈開了天空的陰霾，衝破了黑越越的瓦蓋，照着我們這些黎黑憔悴的臉孔，閃映得現出了活氣，於是這光焰又直透進了我們的心窩。

日子是過得如嚼臘般的無味，並且我們又沒有嘴巴去訴說生活中的隱痛；我們睜開了眼睛，有時憤恨的說：

「大家都不來啦？」

可是這僅僅是一種悲憤的埋怨，但我們知道，人雖厭倦了他的生活，但人是不能夠跳出了自己的生活圈子，猶之人們都不能離開了地球的氣圈而到另個星體去呼吸一樣，所以我們以為還是把生活改進一點，比較的來得切實而可靠。

傻子先喀的吐了一口唾沫到掌心裏，迅速地擦了幾擦，大家奮興地掀起了鎚子，發恨的捶了，鐵鎚直落下鐵環上，鏗鏘的响得非常震耳。

說到了讀報，我們大家都不很認得了字，而且也沒

有工夫去讓我們翻開一張報紙，聚精會神地去細讀；可是我們在這荒蕪般沉寂的炭堆中，不時抱著一種好奇的熱望，想從外面聽到一些教我們奮興的消息；這些消息是新奇的，是與我們有關的，而且富有刺激性的……於是我們便會憧憬着這消息，憧憬着這消息的演化，這每每叫人神往，每每令我們得着快意的慰藉！

我們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世間上的東西，不如我們瞧着的一團炭堆，一個角落，一家店鋪，一條街道，一個市鎮般的狹小，而是我們雖然不能一一目睹，但可以想像得到的龐大與複雜。

我們所聽到的新聞，往往是由昌記煤棧的跑街來告訴我們的。

這個跑街，外面穿着一身藍呢的短衫，灰色的襪子，黑的便鞋，頭上戴着一頂呢帽子是永遠沒有脫下來的，胸襟的小袋裏插着一根鉛筆，襯着一條銀樣的鍊鍊。他常常手裏拿着一份報紙，跨進門檻走到我們的角落裏

來，把報紙輕蔑地一揮，就算對我們打了招呼：

「今天還要上貨嗎？」

他的樣子，我們覺得有點傲氣，就不睬不睬地，隨他拉住腰去看着我們在工作。

傻子住了手，望見跑街手上拿着一份報紙，就昂起頭好奇的問：

「今天看到甚麼新聞嗎？」

「噢？」跑街的鼻子一哼，「你們也想知道新聞：

……喂，要上貨嗎？」

傻子沒趣地不去睬他，只有阿山梅氣的說：

「問問豬頭好了，問我們幹嗎？」

「噯，老闆叫我來問你們夥計的，」跑街才發急的

說。

「那麼，替我們去告訴豬頭吧，說你們昌記的炭屑裏灰泥攪得太多了！」阿毛說。

「那末，真的不要上貨了？」

「過幾天再說吧，够了！」阿山決絕的說了。

此後，這個遭了我們白眼的跑街，每到我們炭店來的時候，他剛跨進了門檻就拿起報紙一揚，爽快地，換上一種親熱的口吻向我們打招呼，說：

「喂，朋友，生意好哩？」

這叫我們心裏發酸，是多麼成了敬意呀，像我們在這骯髒的炭店裏，從沒有人以「朋友」這樣親熱的口吻來招呼我們，現在可有昌記煤棧的跑街了。傻子也悅意起來，嘻着臉皮，伸長了脖子，又向跑街問道：

「今天看到甚麼新聞嗎？」

「噢，」跑街縮縮脖子，有趣地說，「多哩！」

「那麼講給我們聽好了！」

「唔。」

跑街就坐下一張長凳上，將報紙翻開，喃喃的唸了一遍，便開始說：

「唔……這一段，是登載一個少年跳海自殺的，只

不過廿多歲的少年，是姓王的，甚麼地方人報上沒有說明白；後來這個少年給碼頭的小工撈救起了，人問他爲甚麼去尋死，他不肯說，現在送進醫院去了……」

「他有絕命書給誰嗎？」

跑街又看了一看，搖搖頭：

「沒有，他身上寫了一首苦命詩。」

「我相信他不是爲女人去尋死的！」阿山抱住膝蓋

，笑笑。

「我是照報上說的哪。」跑街像要聲明的說。

「噢，這個訪員太近視了！」

跑街又唸着另一段的記載，這段新聞是一樁離婚的訴訟案。跑街差不多只從略地將題目簡單的說出來：

「哪，本埠的當押巨商張榮，被他的第三妾具狀到法院控告，說受了虐待，要離婚，要求被告賠償贍養費二十萬……」

「噢，好發財了，這種餅頭的折擋！」阿毛快活地

嚷起來。

「別要替他可惜吧。這種老闆藏着良心去賺得幾個孽錢，不給婊子去花掉，拿來做甚麼？」

跑街又再唸着一段新聞，喃喃的唸了一陣，突然像忍不住的咕的發笑了，瞇住他的眼睛，朦朧正在聽得發呆的傻子。

「呵，」跑街還沒有住笑的說，「一個神經漢！」
「甚麼人？」

「昨天下午的六點鐘，煤倉的碼頭上，有一個害了神經病的漢子，一時不知怎樣神經病大發了，又笑又哭，手舞足蹈的去對人演講，說自家中國的官員怎樣的壞，那樣的不好……又說現在東洋兵又要來了，我們大家立刻招衆去打東洋鬼子……警察來了，但他是個神經漢，只好把這神經漢趕跑了……」

跑街抑住了自家的笑意，一貫的說完了，他故意擱着傻子：

顯得沉黯；有時在沉滯的天氣裏，這炭堆中，只隱隱地看出幾個赤着膊的人體，閃着幾列發白的牙齒。我們不能直接目睹街上的東西，老闆每每硬要把炭簍疊疊的堆積着，成了一重屏障，這意思似乎是，要是我們一眼望見街上的東西，我們的心意便會渙散了，妨礙了我們的工作。

我們是抑鬱地，常常是臉朝着臉，互相望望。跑街并不是天天要來的，他差不多要十餘天纔來一趟，所以報上的新聞也不是天天可以聽到的。

此外，我們大家蹲在這炭屑堆中，還有一件叫人快活的，使人忘記了勞苦的，而且教人生活是向上的事情；那就是我們自家去「做戲」。

起初，我們是在談論着各樣的事情，談論着各種的人物，各樣的生活，各種的行徑的時候，由這些談論而動手動脚地來摹仿了——一種生活的重演；最後我們對這種生活的行徑，就加以一種指正。

例如，談到老闆娘這胖鴨婆，說到她天天過着的日子，老是吃，光是睡，鎮日都狂醉於賭博；那我們就裝模作樣的，一搖一擺地，行走得像個胖鴨婆，隨處兜搭人家去又藏雀。東跑到這一家就拉長了嗓子：「三樓子，打個八圈好嗎？」西又跑到那一家去叫：「老闆娘，我們又藏雀好吧？」還有是說她去打花會的！一清早便跑出來問我們做了甚麼夢，我們說昨晚做夢很想吃鷄子，於是她就去打個「日山」；她又問問自己的丈夫，老闆說昨晚做夢看見一個漂亮的女人，於是她心裏又好氣又好妒的去打個「銀玉」……我們做作着像她這種瘋狂奢樂的生活，是叫我們去發火的，這樣就抑不住的「死了她吧！」，猛可的把頭亮往牆壁一碰！

我們大都不認得字，沒有讀過三國志，不知道說張翼德是如何地威勇的去大開長板橋，雷喝了一聲，嚇退了曹操百萬兵；我們也沒有工夫到舞台去看狸貓換太子，說包公丞相是怎樣地忠厚；也沒有錢上電影院，看過

「香豔肉感」的巨片，外國娘兒穿着嫦娥般的衣裳，給洋鬼子抱着了，嘴貼嘴，過後她又嬌姿地朝着天，撫撫酥胸……這些遺產，我們都沒有——接受下來，而我們演的戲不是幻夢的，憧憬的，華貴的……却是眼巴巴接觸着的事實，並且從這事實中去求生活的真理！

叮咚咚的鎚響，懶倦地遲慢了，大家的手臂可感着了乏力；瓦蓋上透下來的光圈子也遲緩的爬上了東邊的牆垣。

我們不時從炭篋堆層往櫃檯裏窺看，老闆是聚精會神地，戴着一副銀絲的眼鏡，沈着在那里打着算盤，他開過了賬單，忙扣上喉間的鈕子，除下他的眼鏡，頭頂戴上一頂黑呢帽子，溜出到大街上去了。

「啊——」我們不禁吼出一聲嘆息，彷彿一匹疲勞了的驢子，主人把它的重擔放下來，牽它回到自己的厩裏一般。

優子像要從疲倦的圍圍裏逃脫出來似地，活躍的，

從角落裏站開來，我們靜靜兒的看着，每每讓他獨個兒先去排演。

他很粗野地，像個非洲的黑種人，他一面排演，一面自己去選戲；他演的甚麼戲呢，老實說，不外就是些愛打架的把戲。

優子裸着炭黑色的赤膊，起勁兒的獨腳蹲立着，他提起一隻有力的右腿，右手將鎚子往頭頂捧上，左手握緊了拳。

「呔……」

他瞪着大的眼珠子，挺起胸膛，咬緊牙關吃力的叫了，他是作算舉起了五百多斤的鐵鎚，着實地，現出十足壯威的氣概。

他常常目光炯怒的指着阿毛，威喝的叫喚起來：

「哪！你這狗肉的小忘八，也要幫他們來欺負我們嗎？」

老毛裝出慌惶的可憐相，幾乎要撲的跪下來，優子

就得意地說：

「呵，你這狗肉的雜種，倒饒得了！」

在這些斷片的排演中，傻子也常常把我們做了意想敵。他演到了終局，也是劇中最緊張的時候，他就拿着各樣的棍棒，當作大刀，當作兇器，仇恨地，兇猛地，向着我們在空氣中亂斬亂劈……

有一次，傻子憤恨地咬着牙關，用他一隻左手拑住了阿毛的頸喉，硬說他就是文香那個不出息的小白臉，猛力地向阿毛的胸膛打了一拳；但阿毛是不及抵擋的，碰的滾落了炭屑堆裏。

「啊！」

大家都嚇了一跳，傻子如從夢中醒覺過來似的，臉色頓然罩上紫青的失措地戰抖着。

阿毛按住了胸膛蹲下來，吼着氣；傻子苦了臉皮，悔氣的說：

「哦，我發狂了，把毛哥打得好生氣，講不過人的

，你那里像文香這個不出息的小白臉？哪，你的手臂比娘兒的腿還要大些，是個很可槌炭的好漢子……我們是做戲哩！」

X

X

X

冬天來了，天空現着陰慘氣象的冬天來了。

北風在屋頂上呼嘯着，夾着霏霏的雨絲，寒冷地灑灑在街上，像刺針般的打落了人們的筋肉；瓦盞上透下來的光團子，無影無踪的在雨水裏消失了，現在從那破孔漏下來的雨水，一點一滴的掉下來，落在炭屑堆上。

日短夜長的天氣裏，我們在黑黢黢的五更天就要起來了；等到拋過了幾籬子的炭球，天色還沒有破曉發亮，悄悄地隱藏在寒冷的夜色裏，聽着寒風呼呼地在黑暗中嘶響。

一睜開眼睛，就用冰也似的水去洗臉了。我們用毛巾揩着耳朵，覺得有點疼痛，知道耳朵上已經長着的凍瘡了，一天疼似一天了；又擦擦我們的手，僵硬着的

指頭上斑剝的裂紋也一天多似一天，深似一天，黝黑的炭灰都深嵌進手上的裂紋裏了。

要是有人要問：我們喜歡夏天呢，還是喜歡冬天呢？那我們可以說：夏天我們要屈在蒸籠似的屋子，受着火烘一般的酷熱；冬天呢，我們是挨不過刀刺般的寒冷，手足的創痛……

沒有到傍晚的時候，天空就散佈着一塊塊沉重而潮濕的烏雲，低低地壓住了屋頂，城中籠罩着一層灰色的霧幕，寒意的細雨又霏霏的打在屋頂的瓦蓋上了。

街上的人都縮着脖子，迅速地從店門口閃過，他們口裏噴出一縷寒冷的口氣，霎時就在嚴冷的空氣裏消散了。

癩三王老頭早就躲在店門邊，不時往店裏窺看。他披着一件破爛的棉衣，唇上掛住幾根斑白的鬍子，鼻孔裏流出來的涕沫，如幾顆珠兒般灑在那幾根稀疏的鬍子上。他倚住門邊戰抖着枯瘦的身子，從他那深陷在眼窠

裏的眼睛，放出了尖銳而帶着飢色的光芒。

我們吃過了晚飯以後，傻子還有一件不經意的工作，照例着把貓飯攪好了，叮叮地敲響着飯碗，讓那頭毛色光潤的黑貓奔回來，畏縮地蹲在角落裏去嚼吃，還有，就差把店中吃剩下來的冷飯殘菜，施倒給那倚門討吃的老癩三。

這天，天氣特別來得寒凍，刮着尖厲的北風，飄着雪意的霏雨。我們的飢餓肚子，把這一頓夜飯實在吃剩了沒有多少了。傻子鑿起了鍋裏的鍋巴，剛盛够了一碗，端給那癩三的時候，門邊就有兩個同樣戰抖着的人出現了。

「噢，又多了一個？」

兩個癩三都搶着將他們的食鉢伸開來，傻子躊躇着：覺得把這碗鍋巴都分給兩人，實在不够填飽他們那空洞的肚子。

「哪，你叫甚麼名字？」

這年輕的癩三，體格是魁梧的，但斷了一隻右手，看來好像行吃了沒有多久；他披着一塊麻袋子，戰兢兢地同樣現出了悽寒的飢色；

「叫我老溫好了！」

王老頭矇矓這魁梧的癩三，潛默地昂着臉兒，用着痛苦的眼睛去望着傻子。他的右額剛被打了一拳，現在隆起着一團青色的腫塊。

「嚇，你把人家打了？」

這個癩三用手臂輕輕把王老頭碰了一下，又張嘴說

「大家講好了，這個地頭是我們大家的。」

王老頭又瘖默地站着。傻子搔搔頭皮，立刻把那碗鍋巴分給他們，并招呼這兩個癩三等一等。於是傻子跑回店裏來，蹣手蹣足的把那頭在嚼吃着的黑貓，籍了住它的脖子，又偷偷的拿出街上去了。

「哪，拿去吧，不要纏！」

那魁梧的癩三忙將披着的麻袋脫下來，把黑貓裹在袋裏，他們又驚又喜的在寒氣逼人的街道上溜了去。

第二天的傍晚，他們又站着在店門口了，我們便問這兩個癩三，那隻黑貓怎樣了，他們都高興的點着腦袋說：

「很好，味道很好……」

那隻光張着嘴，養得毛色光潤的黑貓兒是沒有了，這兩個一老一少的癩三，被生活磨難的，窮逼的，也從店裏可得着多一點果腹的食物，他們依靠着它來過着這飢饉的冬天。

老闆的一個姪子——文香，真是個不出息的小白臉，他是在妓院和菜館裏替唱戲的妓女拉胡琴的；這個執棒子還沒有敗落以前，天天都和一羣闊少鬧在一起，他學上了拉胡琴，原不過是拿來尋快活的，誰知現在却靠它吃飯了。

彷彿是冬節這一天，文香就回到運炭店裏來了，他

穿着一套深藍色綢質的衫褲，高領，長袖，褲腳幾乎要拖到地上，一種流氓的氣概就現得十足。他頹喪的坐在店裏的竹榻上，身上冷得有點發抖，不住地眨着失神的眼睛；他那死灰色的臉孔，看去就知道是慣於晝睡的人，或者說是過夜生活的。

老闆老不高興地，露出了怒意的臉色，一面寫着賬簿，一面粗拙的說：

「店裏沒有生意，還回來做甚麼？」

「沒有法子，大茶館裏也沒有人聽戲。」文香頹喪地說。

「哪，」老闆故意將一個算盤子打響着說：「去年還有八十多家用戶，今年只剩了五十家，那你怎好回來呢？」

文香只搖搖頭，好像表示不相信。

街上刮着風，飄着雨，寒氣一陣陣的從街上波漾進來。文香坐着靠近門外的竹榻上，像挨不住寒氣的侵襲

，就畏縮地走進我們這角落裏來。

站着，戰慄的站着，又眨眨渾濁的眼睛，詫異的看着我們赤了膊去提鏈子。

「冷嗎？」阿毛吐了一口氣纔對他問道。

文香牙關也忐忑的戰顫着，祇點點頭，又抖着身子。

「來吧！搥搥炭，自家用用力就不冷了！」

阿毛原是用着誠意的態度，教他是怎樣的去抵擋寒冷的，可是這小白臉誤以為人家向他開玩笑的，臉上却乾枯地現出一陣苦笑。

「呵！豬頭不高興你回來嗎！」傻子問。

「哼！」文香裝着痛恨的樣子，「這個光棍子，騙了我父親多少錢？吞去我父親多少田產？鄉下的人都叫他做光棍子！」

文香蹲下在角落裏來，他將老闆的身世，一樁一件的告訴我們——是從他在鄉下犁田的年代起，直到現在

做起了老關，雇起了六個夥計。

他告訴我們說，這個又吝嗇又狡猾的光棍子，自己在鄉下犁田的時候，吝嗇到從來沒有抽過一根紙煙，現在自家倒闊起來了，有人看見他在妓院裏銜着一枝雪茄煙。

他說他祖父剩下了六十多畝的水田，五畝的桑地，死了分給他五個兒子。本來每個兒子可得到十多畝的水田和一畝桑地的……但這個兄弟又吝嗇，又狡詐，當他父親死了一頭耕牛，向自家的兄弟借百多塊錢現款買回一頭，光棍子也要放高利息，還要把五畝水田的契據押了他。但到了秋天，田上的禾將熟了，父親剛要割禾還一天，光棍子好好詐，硬說押期到了，就把父親五畝肥肥的水田吞沒了去。借錢的欠據是怎樣的寫着，那時文香年紀小不曉得。

有一次，他的叔父的妻子病死了，一時拿不出錢來辦喪事，沒有法子，只得向光棍子去借貸，他這東西又

用那一套奸詐的技倆，又把五叔的水田騙去了兩畝。

光棍子這個人是吝嗇的，頂會詐騙的，他的田畝愈弄愈多了，錢也多了，祖父死了不到五年的光景，他竟然有了四十多畝的田地，他跟別人也是一樣的狡詐的。

某年的秋收的時候，鄉裏的農衆正好在田間忙碌地收割的時候，光棍子這傢伙就跑出田間來，硬要人家立刻去繳出田租，說遲兩天也不行，明天繳來也要收加倍的利息。田間裏的農衆氣不過了，大家就合起夥來，三伯和五叔也動手的，他們在田間把光棍子痛打了一頓，一個農民就舉起了一把禾叉，將他的大腿刺傷了。

此後，這奸狡的東西就在鄉下站不住了！他害怕同族的兄弟要打他，他又害怕農民再來傷害他；這樣，他就將所有的田產統統賣給了另一個田莊的地主。拿了洋錢就移居到城裏來。

文香說到這裏，彷彿有了一樁感觸似的，怔怔的皺起眉頭，疑惑地說：

「怎麼啦。這個老頭分明是狡猾的，他有法子去騙人，講到風水，我們的叔伯大家同是一個祖父生的！」

他又說，這光棍子跑到城裏來仍是很壞。他曾在煤倉碼頭當過管工的時候，又是這樣去吞騙過長工的工糧，他包的散工更不必說了。可是城裏碼頭的小工，你不雇用了他沒有甚麼可說，但你騙了他的工糧倒不是好玩的。有一回，他又騙了人家的工糧，被碼頭的小工將他打落海裏去，於是他被辭退了，纔來開這家炭店，他纔討了那胖鴨婆做妻子……

文香一面瑣屑的說，我們一面靜靜的聽；末了，他又眨眨渾濁的眼睛，像要下個結論似的說：

「噢！你們曉得他騙了我老子多少田產嗎？自己的姪子回來吃吃也不行。唱戲的是沒有生意了，拉胡琴的也討不到生意；要是我阿香不倒霉。一夜不把三十塊錢輸去，倒不會回來的，……現在弄到買香煙的錢也沒有？」

傻子像聽得出神的，看見這敗落的紈袴子裝出怪可憐的樣子，他心裏起了一陣的憐惜。

「真沒有香煙抽嗎？」

「沒有。難道說謊嗎？三十塊洋錢輸光了！」

文香拍拍他的袋子，表示着自已是不名一錢了，傻子不做聲，立刻丟下鎚子，掘開牆角的一塊泥磚，——那是傻子的銀庫，搜出一袋銀洋，大約有十把塊錢的光景，——是他自己十年積蓄下來的血汗了。他掏出兩隻雙角子，慷慨的遞給了文香說：

「拿去吧！」

文香伸出了戰抖着的手掌，把銀角子接過來；這種無條件的施惠，雖是小小的施惠，他是毫不覺得難受的，可是傻子却覺得自己已經是很豪氣，很闊綽了……

晚上，這敗落的紈袴子却喝得爛醉似的，熏熏的噴着一股酒味，一縷一縷的闖回店裏來。

這紈袴子將老闆的故事。都一一告訴我們了。這些

，不論他是說謊，或特別對他加意詆毀的；但照情理上
看來，這些事蹟是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的。像老闆那樣的人：
在鄉下是個狡猾的農民，跑出城市來又是個奸詐的包工，
現在是個貪得無厭的老闆，這種人的行徑，我們覺得實在
很有哲理。後來，我們將這些事蹟，編成了兩齣戲，統叫做
「光棍子這胖豬頭」，當我們一有了工夫就去排演了。

阿毛飾主角，阿傻子扮演刺傷他的大腿的農夫，阿山飾煤倉碼頭的小工，阿澤飾文香的老子，老桂飾文香的叔叔……

在這光棍子在碼頭被打的這一齣，是最教我們快意的，演得是最起勁兒的。

阿山把一個空的炭簍，當作光棍子這胖子，撐着了幾般堅硬的拳頭，一拳一拳的毆打下去：

「操你的！操你的！……」

好好的，一個炭簍子就被打穿了幾個破洞，繼則幾乎

打成了碎片，於是握住了紅腫的拳頭，提高了手，充滿了熱烈的情緒，叫着：

「啊！……」

在第二天的正午，我們蹲在那炭屑堆的週圍，大家偶然談起及文香的事：說他從前吊過一個丫頭的膀子，肚子大了他便把人家拋棄了，前幾天，阿毛還看見那丫頭流離失所的，漲着肚皮終日在街頭流浪着。這時候，我們頓然憶起了文香這小白臉，——他在早上就無影無踪的匿跡了。

「文香呢？」

「不知道。」

「早就沒有看見他。」

五分鐘以後，傻子掘開了牆角那塊泥磚，看一看，那纔知道他那袋銀子也同時失蹤了。

「誰偷去？」

「還有誰？」

「哼，文香這小白臉！」

傻子癡呆地坐着不動，沈着了冷漠的臉孔，不很表
示着憤怒，也並不像是表示着極端的可惜或難過。他只
抱住了頭兒，閉住了眼睛，彷彿悠然地沈浸於十年的回
憶裏。

大約過了十多天的光景，氣候越加寒凍了，那魚鱗
般的灰色的天空，已經降下了雪花，街上的溝渠和泥潭
的積水，都結成了冰塊。霏霏的雪片在屋頂的瓦蓋上堆
積着，屋瓦上都現出了一片銀白色。稀淡的青烟從人家
的煙囪裏噴出來，霎時就被凜冽的寒風吹散了。

有一天的下午，文香冒着大雪跑回店裏來了，裝得
很倨傲的站立在門檻上，用着他那渾濁的眼睛，怒意地
投視進來。他穿着一套黑呢絨的警服，腰上束着皮帶，
頭上戴着一頂警帽，腳上纏着綁腿……無疑地是當上一
名警察了。

老闆踞坐在櫃臺裏，再不瞞着眼睛向他厭惡地怒視

了，只偷偷地瞟了他一眼，就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僵
子呢，他呆着，像有甚麼東西梗塞住了喉嚨，話兒想說
也說不出來。

像那樣裝束的人，傻子是曾經吃過他的苦的，有一
次，傻子挑着一擔炭球送到一家餅店去，無意中把街上
的一個警察碰了一碰，把他的衣服碰髒了，那個人拿住
棒子往傻子的腦袋打了一棍，并且還踢了他一脚，現在
傻子看見文香這樣子，心裏可有點不敢張嘴。

文香跟老闆在櫃檯間交談着，我們隱約地聽得他似
乎在說：因為市上是開始冬防了，防着盜賊小偷，所以
他得在一個甚麼分局裏補上一個警察的名字。文香說完
了，沒有再跑進我們這角落裏來，只像一縷黑烟似地溜
了去。

在這冬天，渡過了冬節這天以後，大年夜就一天天
的逼近了。因為是冬令，人家是要烤火的，烘爐子的：
……煤炭店裏還有一些門市的零售，炭球的銷量並沒有減

少，所以我們每天還是依樣的忙碌。

可是老闆這胖子，爲了那大年夜一天天的逼近了，就像有有一根繩子纏着他的脖子，一天緊似一天，一天天的暴躁起來了。

他的嗓子又非常粗拙，很容易發怒，動不動就露出了牙齒，如一隻凶惡的野獸般吼着氣來呼叫我們，喝叱我們……

有一天老闆吩咐阿澤到各家用戶去催賬，老桂攪着了臉回來報告說：金色飯店和芝香菜館都關門倒閉了，這兩家用戶一共拖欠了兩百多塊錢的賬目。

老闆聽了，立刻圓睜着他的炯然的目光，額角上綻出一條發怒的青筋，猛力地把櫃面一拍：

「呵？這年關怎麼過得了？」

老闆想把阿澤來出氣，阿澤却攔住臉兒緘默着，讓他自己氣得渾身發顫，攣着牙齒，像要吃人。

這時候，恰好老闆娘吃過了三嫂子娶媳婦的喜酒，

喝得醉熏熏的闖回來了；臉是緋紅的，頭髮是蓬亂的，衣襟的鈕子沒有扣好……她像立不住的就躺在竹榻上。

老闆睜視她一眼，就告訴她金色飯店和芝香菜館已經倒閉了，拖欠了兩百多塊錢的賬目。她——這胖鴨婆實在有點醉意，却噲噲囁囁的反罵起來：

「你……你這豬頭三……誰教你不去催賬？……」

老闆的胸膛間像有一團火焰燃燒着似的，怒得發狂的奔出來，拿住他那煙管重重的向胖鴨婆的腦壳一敲：

「你是潑婦……臭婊子……」

胖鴨婆哇的號哭了。她立刻撲過去，要跟老闆糾纏着；那正像兩個矮冬瓜在店堂裏格鬥。到底胖鴨婆是敵不過老闆的氣力的，祇得被他那根煙管多敲了幾下。胖鴨婆抱住頭竄到這角落來，撲的跳到黝黑的炭屑堆上，瘋狂似的亂滾着，號哭着，并且輪起拳頭，捶着自己的胸脯。

他們鬧着這種可笑的姿態，并不能贏得我們的憐惜

；反之，只在我們心中起了一陣不適意的感覺——是一種露骨的瘋狂似的醜態，醜惡地在我們的前面表演着。

可是老闆越來越不像樣了，越來越暴燥。他動不動就咬牙切齒的咒罵着，變成像一個顛狂的蠻人。

在我們吃力地鎚着炭球的時候，大家靜默地聽着他那粗拙的吼聲，但他反覺得我們是可欺負的，無端地又噁噁咕咕的對我們亂罵，這真是使人忍受不了的。

可是天下的事情往往都是這樣的：一個人要怯退了一步，對手就邁上一步的緊逼；我們再忍容了一點，他就愈來愈凶些……不然，我們實在不能老是作一個無生氣的人。

突然，我們都站起跑出來，大家都不能受他的亂罵了，傻子先抓住了他的領子：

「欠的工錢拿出來！」

他瞪着眼睛，看見阿山也凶恨地跑出來，手上拿

着一柄槌子，就說：

「過幾天不行嗎？」

「不成功！」

傻子就恨恨的向着老闆的大肚皮，猛力的打了幾拳，他纔驚駭地痛叫着說：

「呵……你敢打，我的姪子當警察的！」

於是到了大年夜了。

照例在這新舊歲交替之間，我們這店子也有兩天的休息。但這過新年的休息啊，我們還是從舊歲的中秋節後便開始祈望它的到來呢！這新年一兩天的工夫，我們是想舒服地休息一下，逛一回子，有空還想大家躲在店裏去做做戲，儘情的尋一點快活的事。

小年夜這天晚上我們就開始停了工了。但我們要掃清滿佈在牆壁的灰絲，洗淨了店裏所有骯髒的木器，貼貼門聯，安排神座……那就幾乎忙完了大年夜這一日。

除夕。街上燃着謝年的鞭炮，畢剝畢剝的不休的响

着。一陣陣濃厚的琉璃氣，跟着街上的寒風透進來。

在吃着年夜飯的時候，老闆就沈着了臉孔，緘默地吃着鷄子，喝着五加皮酒。

照理桌上有了鷄子，和這麼多的肉類，還有香醇的五加皮酒，他該是很高興的去吃着，很痛快的喝着的，但在這頓年夜飯，他却板起了嚴冷的臉孔，一句話也沒有說，連臉上也不會泛過一點笑意，只是緘默地管自己咀嚼着。

「傻子！」老闆紅了臉，坐在竹榻上揩揩嘴角的油

膩纔問：「阿山呢？」

「來了。」

「唔……你們都來了嗎？今年店裏虧本了，這個時候，明年的生意也不會好起來，店裏實在用不着許多夥計，阿山和你都到別處去尋尋生意看罷。」

老闆說完了，他們沒有回答，只有對這胖子怔視了一眼，跑開了。

「傻子到那里去呢？」

「阿山到那里去，我跟阿山一道去。」

「噢，好的。你跟着阿山去！」

傻子癡呆地昂着頭兒，望望那黑壓壓的瓦蓋，黑漆漆的牆壁，烏沉沉的炭堆；彷彿他對於這悠久地挨了十年的舖子，有了很深的惜別的情懷。

徹宵是爆响着鞭炮，火光在黑夜的街中閃映着，直到了黎明的時光，那些鞭炮聲才逐漸沈寂了。

傻子和阿山早就醒來了，他們忙着打好自己的被舖，收拾他們各樣零星的東西，統統將它裹在一個包袱裏。

這天，是舊曆正月初一啦，傻子和阿山纔穿起一套深藍的夾衣，也穿上了一雙布鞋子，正準備離開這店子。

我們大家都緘默地望着他們準備動身，心裏正忐忑的動着，充着一種悽愴的情緒，重重的壓住心胸。傻子

扣着衣鈕的時候，就喃喃的說：

「這個飯碗想捧也捧不牢了！」

在他們將包袱負上胳膊的時候，我們就親熱的拍拍他們的肩膀說：

「不要緊的，阿傻子，阿山！哪，只要有手有腳，隨便甚麼都可以做得，不會沒飯吃的。」

他們也豪爽地點着腦袋，旋轉身子，就走出了店門。他們攙着手，胳膊上負着包袱，在這冷悄悄的街巷走着，又掉回頭望了我們一望，踏着路邊凝着的冰塊，踏着片片遍鋪着地上的鞭砲的碎紙，遠遠去了，遠遠地走着。

了。

六六

在這炭屑堆中，彷彿一切都沉寂着，沉寂着……殘冬裏的陽光，依然慘淡地從破漏的瓦蓋上透下一道光圈子。早上，它是投射在西邊的牆壁上，傍晚，它是射着東面的頽垣上，中午呢，它是在炭屑堆上蠕蠕地爬行着了……我們每當疲倦地丟下了鏈子，就會快意的想着演戲的時候，一個飾着刺傷光棍子的農民阿傻子，和一個飾着毆打胖豬頭的小工阿山。

一九三四，十二月，十日，石角

蘇俄詩壇逸話（續）

高力里 著
戴望舒 譯

本文第二節因特殊關係未能登刊，故本期選刊第三節，好在並無連續性，閱讀時不致有何困難也。

（編者）

三 在革命中的詩歌

革命給了詩歌一個極大的突進。怎樣來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呢？在饑饉中的一個對於韻律的沉醉！那些有詩人們吟他們作品的地方，是立刻被一大羣很複雜的羣衆所佔據了；他們到那些地方去的目的聽吟詩。政治家，藝術家，往時的妓女，中學女學生，大學

生，從一個遼遠的村莊上來的目不識丁的農民，勞動者和傷兵，都擠到那些廳裏去。他們懂得那別人對他們吟的東西嗎？他們感到像葉賽寧（Esenin），巴思戴爾拿克（Pasternak）那些詩人的詩境的美嗎？他們捉摸得住赫萊勃尼可夫（Khlebnikov）的，克魯契尼赫（Kruzhichnykh）的超理性詩義嗎？還是祇因為他們是被那急躁，短促，變易而沉醉的韻律吸引着呢？還是祇因為

這從俄羅斯的一切地方，一切的羣衆是被那言語底崩響，字眼底音樂，形式底炙熱的酒精所魅惑着呢？我相信那吸引他們的是韻律，特別是新的詩歌的韻律。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我們怎樣來解釋那侵佔了革命以後的俄羅斯各主要城市的詩歌狂，那些在一切環境，一切地方，用一切語言來吟誦的詩？在咖啡店裏，在私人住所中，在工人俱樂部裏，在演講會中，在露天廣場上，在會議的開幕時候，人們都唸着詩。在一個汎勞動聯合會會議的開幕的時候，在對幾個詩人拍掌之後，會場中的人們把這政治的討論會一變而爲詩歌的晚會。人們聽到一切語言的詩人：從俄羅斯語到韃靼語，從猶太語到耶古特語。那些詩人們結果用了押韻的詩來陳述他們的政見。例如倍什免斯基 (Bezmiensky) 吧，他就用了押韻而有韻律的詩作了一篇被贊揚和笑聲所間斷了多次的長演說。這篇獨特的演說會轉載在官報「新聞報」上。

「韻律！牠是從那裏來的，這韻律？」瑪牙可夫斯

基自問着：「在我呢，」他寫着，「這是一個變響底律動，一個在我身上回返着的搖蕩底律動。韻律可能由大海的聲音暗示起，或由那每天早晨打着門，而其脚步底律動印到我腦子裏來的女僕暗示起。韻律還是從着環地軸繞着的大地來的呢，還是從吹着的風來的？牠是從內心來的呢，還是從外界來的？要使牠覺醒，祇要一個激動就夠了。橋梁搖蕩着，在一個螞蟻的脚步下有坍下去的冒險，也便是這樣的。」

在俄羅斯的這種詩歌的沉醉，也可以用這大衆的突然的覺醒來解釋；牠很使人想起黑人的舞踏：在諱蔽的有韻律的播樂中，黑人一直舞到氣盡力竭爲止。

在這對於詩歌的大衆底熱狂前面，人們請大衆選他們所愛好的詩人。在選舉之日，詩人們不斷地在莫斯科博藝學院的大講堂的講壇上一個個地出來唸詩。混在這廣大而熱心的羣衆之中，我聽那些詩人唸詩。俄羅斯全國所有的有才的詩人，那天都是到場的。那些有最相反

的詩派和最不同的政治潮流底代表。人們唸着抒情詩。和長史詩。人們吟誦着神祕派的和無神論派的詩，祈禱文式的和演神者的詩，有作用的和客觀的詩。每個詩人用他自己固有的方式唸他的詩：有時是單調或矯作，有氣勢或隨便，有時聲音太高，常常聲音太低；聽衆們夾進去嚷着：「不要那麼響！」或是「再響一點！」發狂似地拍着掌，喝着倒采，互相爭論着。

在晚會的終結，人們接着便選舉。這一晚誰得勝呢？是那辯論者的瑪牙可夫斯基呢，還是那抒情的葉賽寧？是一個革命者呢，還是一個神祕派？羣衆選舉了那最能了解革命，最確切地反映那時候的這國家底靈魂的人，選舉了那在政治上和文學上都是一個大事件的最近的詩的作者：亞麻山大·勃洛克。

「薩洪姆」語——維力米爾·赫萊勃尼可夫

在十月革命前幾年，我在哈爾考夫 (Khar'kov) 第

一次看見那些近代詩人們。

這個烏克蘭的首都在當時一點也沒有什麼特點。那是一個像俄羅斯其他那些城市：一樣普通的城市：幾個比桑可式的寺院，一些聳立在小木屋旁邊的近代建築物，一條電車路和另一條公共馬車路。在那些路角上，一些盲歌人彈着那古舊的弦樂器「班陀拉」 (bandora)，唱着民間歌謠。一些智識者包圍着這些有忠厚長者風的歌人，把這些被遺亡了的古歌一個字一個字地速記下來。正混在這些人之間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了一團奇怪的人；四五個養着長頭髮，穿着黃色和紫色的短褸，臉上整齊地塗着青色或紅色的三角形和方形的人們，滿不在乎地沿人行路走着。

——這些人是誰？我問一個過路人。

——這些是詩人，別人這樣回答我。

這句回答是那麼地自然，就好像人們說：這是師範大學的學生，或是：這是郵政局的辦事員。那是我對於

這由服飾的成分來演着一個那麼重要的腳色的詩歌運動，開始感到了興味。

哈爾考夫的詩人們，那時都在蘇姆斯喀牙路（Sof. mskaya）的『藝術家之家』地下室裏聚集。他們編着一個名叫『麥穗』的雜誌；這雜誌後來由一個題着『七與三』這個怪題名的雜誌來代替了。做這個運動的首領的，是詩人維力米爾·赫萊勃尼可夫（Velemir Khlebnikov）。他是俄國未來派的創造者，和沈蓋里（Chengeli）一同辦那『麥穗』。那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七與三』，是偏重繪畫的。牠之所以名為『七與三』，是因為牠的撰述者之中有七位哈爾考夫的藝術家——其中有喀密加（Kamyka），沙包格（Sapog），包勃林斯基（Bobrin-ki），和那後來被白黨所鎗斃了的科沙雷夫（Kosarev）等畫家——，和另外三位藝術家。人們稱這另外三位藝術家為賓客，因為他們是住在別的城中的；在他們之中，瑪奈·喀茲（Mane Katz）便是一員。

這集團中最特別的人物無疑是赫萊勃尼可夫。他的先世是韃靼人；蓬着頭，滿臉長着鬍鬚，老是穿着破爛的衣服，他是永遠也不老留在一個地方的。在一星期之中，你看見他在莫斯科，接着又在哈爾考夫或在彼得格勒，在巴庫（Baku）或在伊爾庫次克（Irkoutsk）。他是一個真正的遊蕩人，詩歌是世界上唯一使他感到興趣的東西。凡是他經過的地方，詩人和藝術家的團體都組織了起來。廣大的讀者都不很知道他，因為他決意不創作那些可懂的詩，而置全力於一種用『薩洪姆』（Sahum）語寫的詩，即一種『超理性』的詩歌。赫萊勃尼可夫結連那斯拉夫古語言的語根去造他的新字。他帶着一種真正魔法家的天才去使這個語言復生，加着接尾字，接頭字，而又往往單用一個語根的字去寫他的詩。他的那首在『印象派研究』雜誌底灰丁香色的紙上發表的詩『笑者』，便是這樣而聞名於俄羅斯全國的。赫萊勃尼可夫作了許多哲學的探討。在這一領域中，他寫

了些真正科學方法的文章。他書看得很多，很少有一個天才會被漏過。在莫斯科，他認識了瑪牙可夫斯基和蒲爾魯克（Bourlork）。雖則他時常要發癲癩病，他却不倦地絕對不肯拋棄那他所謂詩歌的實驗室的「薩洪姆」。人們稱他為「書法的殉難者」。

當革命的時候，他是在伏爾加（Volga）區域中。在一個火車中，他被一些強盜剝去了衣服推下車去。生病，乏力又饑餓，他到他所碰到的第一個警署裏去求助。那些辦事員看見他混身赤裸着，祇裹了一件大氅。一個辦事員認出了他，於是人們便給了他一個工作做。這樣，赫萊勃尼可夫便做了夜間守衛。在那個時代，俄國正大開饑荒。那時赫萊勃尼可夫寫了許多首完全可懂的詩；在那些詩裏，他請全世界來救助俄羅斯。他的有一首詩題名為「吹角吧，呼喊吧。」另一首詩題名為：「爲什麼？」這第二首詩把孩子們的苦痛描寫給我們看，他描寫那些孩子們捉蝴蝶去做湯，吃青蟲過日子。他又可

憐那些動物和植物的命運：

白楊和青松相抱着，

或許明天人們會把牠們砍下來吃。

赫萊勃尼可夫在一九二一年逝世，他的朋友們在他的墓石上刻着這幾個字：地球主席赫萊勃尼可夫之墓。

他的逝世差不多沒有什麼人知道。饑饉侵佔着全國。在那些被大旱所災燒了的野地上，一羣羣沉靜的人們日夜地徘徊着，低倒了頭，絕望地在尋找點什麼食物：野草或是土蟲。可是有一件聞所未聞的事實，突然驚起了一個地方的當局，覺醒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在辛皮爾斯克（Simbirsk），有幾十個人聚集在一個演講廳裏唸「饑餓的詩」。那是一種吃人肉的宣傳。一些絕對不肯說出真姓名來的不知名的人，開始朗誦那些贊揚人肉底味兒的詩。其中有一個人甚至竟這樣說：

哦，煎炙的少女股肉，

是多麼地鮮美啊！

政府取了嚴厲的手段，於是這一類的宣傳便立刻終止了。

祇是在以後當饑饉已變成了一個遼遠的惡夢的時候，人們纔開始說起赫萊勃尼可夫來。許多的批評家發表

了許多關於他的著作的研究。就中特洛茲基特別宣稱，赫萊勃尼可夫雖則不是詩人，却還是一個研究詩歌的學者。大家都同意承認他是蘇聯新詩歌的推動者，大家都對於他的早死表示遺憾。

贈 遠

我臥看庭樹落一院好影子，
真得一個午陰嘉樹清圓，
我試畫一幅畫罷，
彷彿我只是蘸着墨水，
淡淡的在壁上抹幾條痕，
我輕輕自己歎道：
「我畫我的樹長春，」
說是持此將贈給那遠方遊子的，
我哀于我也不是這里的主人。

啟 無



絮語



別人的事

陳如

回到消磨盡我的幼年的城市，總有着不該有的陌生之感。在記憶中已經尋不出一點可以記得起來的事，迅速的人事變遷，確是使人驚訝着的。街道，房舍，路上的行人，……甚至於連那漲滿了每個角隅的空氣，也覺

着與前大不相同了。只是在這個城市中還住着舊日的相識，他們雖然也各自有着變遷；但是仍然有記着我也使我記着的。

夜色繚淡淡地罩了這城市的時節，我是從一個友人的家中出來。雖然是春天，仍是十分寒冷。我把衣領拉了起來，蹣跚地行着。好像已經到了晚餐的時候，那個友人是想留我在他那裏喫過飯再走的；可是我堅持着要離開，說是有另外一個友人約了我。其實我是不願意看着別人溫暖的家，我有着一點不該有的嫉妬，我情願一

個人對了膳吞嚥着自己的晚餐。繞轉到一條大路上，就有一個人把我叫住了；

「喂，××，你什麼時候來的？」

叫着的人邊說着邊追到我的身旁，我看出他來，我和他握着手。

「你知道均的事麼。」

突然間我就被他反問着，叫做均的人是我的好友，幾乎像是我的弟弟。

「我不知道，我正想晚上去看他。」

「他的女人走了！」

友人以較低的聲音告訴了我，我幾乎是驚住了，我立刻就想到那個長着圓臉的女人，她是和善的，對均也是很好的，我仍然是像從前一樣地不能淡然地處理着事情。

「爲了什麼？」

「被人引誘去了！」

「哪一個？」

「就是受過均的好處，住在他家中的那個東西啊！」

「呵，——有這樣的事！」

我的血一時間都衝到頭上，我的頭立刻就覺得被剝割的疼痛，我的心猛烈地跳着。於是我就和這個人告別了，不去找喫飯的地方；却逕直地向均的住處走去。

我反復地問着自己，這是不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我想着他們的生活，他們忠實的相愛，他們艱苦地度過過來的日子。我再想到那個住在他們家中的那個男人，均幾乎是給他無比的恩惠，他絕不該做這樣的事。可是在一切的不可能之中這件事却可能地發生了。

「人事是什麼呢？」

在走着的時候我這樣地自己反復問着，雖然是將近中年了，我仍然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我到了他們的門前，輕輕地叩着門環。門首的電燈

先亮了，在裏面閃着話的正是她。他聽出來我的聲音，就開了門，他的手臂裏抱着一個嬰孩，他朝我苦笑着。走進門來，我替他關了門。我們還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到房裏。我在牆角那裏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那是我平時最喜歡坐的地方，）這時候我纔看出他正在發狂地抽着烟。

「我知道你的事情了，」我先開口說，「你沒有告訴過我，別人却告訴了我。」

「那也好，省得再由我自己的嘴裏說一次。」

「你要記着你自己的將來，你就不會爲這點兒女事打動了。」

我故意平靜地說着，可是這點「兒女事」，正是使我這旁觀人的情感也不能自己的了。

「我不難過——」

他的話纔說了一半，在眼角會集起來的淚珠就迅速地流過了面頰，滴在抱在他手中嬰孩的臉上，孩子正香甜地睡着。

他掏出手帕來先把落在孩子臉上的眼淚輕輕地擦去了，再爲自己擦着。

我沒有話好說，靜靜地坐在那裏，我看着他狂了一樣地抽着烟，我想和他說：停停不好麼？可是我想到他要給我什麼樣的回答，我就全然靜止地坐在那裏。

「她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就是這個城裏，她自己的家中。」

「她沒有和那個男人同住麼？」

「遲早的事，我想總是這樣。」

「你對於她呢？」

「我仍然是愛着她的，可是她却告訴我，這生活她已經忍受不下去了，爲了愛我她忍了三年，還已經到了無可再忍的地步。」

「你們還見面麼？」

「她每天回來一次自己來喂着孩子的奶，她還安慰

我，要我不難過，她說她看到我這樣難過她很痛心。」

「那她爲什麼要離開你呢？」

我是憤慨地叫出來了，把話往反地說着，使一個老實人爲這些情感苦痛，是無論如何也說不下去的。

「她也苦痛着，每次她來的時候總告訴我晚上如何睡不成，她也瘦了，她還告訴我也許她還要回來，她知道在這樣的生活下去，她很快就要死掉的。」

他嘆息着，我還真少看見像這樣的老實人，可是突然他却像獅子一樣地吼叫起來：

「幾次我是想殺了她的，還有那個男人，沒有她我活不下去；可是她却柔順地和我說，她不是不愛我，要殺她也儘可以隨我的意，只是我也是愛着她，想着她如果能得着更好的生活也是好的。」他停了停，在先他的眼睛閃着兇光，漸漸地他又靜了下去，我知道他又是被往情緊緊地抓住了，「就是現在，她每次到這裏來，讓無知的孩子照舊吮着母親的乳汁，我仍然是可以殺了她

。但是我幾次這樣想，只要她的眼睛柔和地朝我望一下，我就不能下得手去。孩子是可憐的，她還不懂得她自己沒有了母親！」

說完了，他嗆咳着，我又想說着他不該抽着烟的話，可是我停止了。我癡然地望着他，望着他以生疏的可笑的手法抱了睡着的孩子，可是我并不會笑出來，真摯的情使我張不開嘴。

默默地，默默地，讓時間在空中緩緩地爬着。只是失了一個女人，房屋中就覺得十分空敞的了，我想到友人的心，也正是冷清的，無着落的吧？

那一夜我就睡在那裏，我的頭可怕地痛着，我不能安然入睡，我聽到對面床上他的反側，還有在孩子醒來的時節，他所哼的那不純熟而淒涼的眠歌。

信

陳如

「我該怎麼和你來說呢，關於你們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本來想着看看你，和你當面談一次的；可是我又就心着自己說不出話來，所以我只能寫着這封信了。最先我要想到的就是，如果你是我的妹妹，有了這樣的事件發生，我該說些什麼呢？」

在一盞座燈的光下，我急匆匆地這樣寫着。我寫得很順利，可是只寫出了短短的一節之後，便起始躊躇着了，我不知道我該如何纔能繼續下去。關於女人的事，自己不是不清楚的；可是全然爲了別人的事，自己像是不得不說着昧心的話了。若是去責備着，辱罵着，定然會使那個女人覺着情感上受了傷害，因之能斷然地和友人離開也說不定。我覺得傷心，爲了友人我不得不如此了。

「——我不願意說這件事的得失，在男女的結合上

，始終我以爲有着絕對的自由。爲什麼要一定守着過往的誓約，相互地都感受着生活的苦痛呢？只是說到那個人，因爲他的不得意，均同情他，憐憫他只這樣，要，不他住在你們的家中，說動你也去同情他，甚至於說動了他的友人也去同情他；可是在你們事故之中，插腳進來的，正是這樣的一個人！這不是一件十分使人心痛的事麼？」

我的情感像狂人一樣地奔着，我已經寫到了這裏的時節，我不得不停了下來。我知道若是任我這樣下去，什麼樣惡毒的話我也可以說出來。可是當着一個女人移心的時候，若是把斥責的話和她說着，她將更堅定了自己的路，雖然她已經想到那是一條不正確的。所以我又換了語調寫着：

「——我見到均了，我陪他過了一個晚上。我應該奉陪他兩天的，可是因爲自己的私事就在第二天早晨離開了你們所住的那個城市。我看到均，抱着

你們的孩子，我還聽說你每天還去喂一次乳汁。你的好心，打動了我；可是這個孩子的生存，將永遠能使均愛傷的。我看到，當均每次注視到孩子的臉的時節，就有眼淚在他的眼中轉着。將來，我想到，當着孩子漸漸地長大了之後，會朝了父親問到母親的。那該怎麼樣呢，除了他把眼淚更多地流到孩子的頭上之外，怕沒有更好的答復了！——」

這樣寫了下去的時候，連自己也像是被打動了。我的眼睛濕潤着，我用手掌抹乾了。我想着讀到這封信的她將如何呢？甚至於我有點失悔，覺着是不該這樣寫給她了。

「——想到你們的同居，在友人中是最爲人羨慕着的。幾年中，你們也自有你們不可磨滅的記憶。如你們就是這樣地分開了，一些往事是不會如願地死去，反是清晰地永生。當着日月使你漸漸地老了下去，你將更殷切地想到從前的事，可是那時候你

只能追悔了，却成爲不能彌補的。於是這苦痛會每日如蟲子一樣地咬着你的心，使你不能寧靜，你的日子也只是憂傷的了——」

寫到這裏，我又起始懷疑着，女人們能有着深遠的思想麼？在從前，我真的是爲他們感動過，看着他們相依爲命地度着日子，任着勞怨，盡力地去追尋一點人生的歡樂；把自己一向對女人不良的見解也在私下裏自以爲不宜了。終於，又有這樣的事件發生，自然地又使我想到一向使我懷疑着的女人的根性。

「——記着，我不是來打動你，我不過是把你所忽略的事實清晰地告訴你；正如同我該告訴着自己的妹妹一樣。若是想到這是你的一點小小過失，願意回到均那裏；他是在等待着你，他仍然會對你像以前一樣。」

信就是這樣地結束了，在紙尾我還寫了「祝你愉快」的字樣。爲什麼一定要加上這樣的幾個字呢，自己覺

得是十分茫然的。也許收信者會以為我是有意地在諷刺着。

信寄出了之後，過了些天，就沒有得着回信。我不知道像這樣的一封信，將引起她什麼樣的感想。（我又不是起始對於女人們茫然着了。）在寫着信的時節，我已經極力地約束着自己的憤怒，我知道申斥是一點用也沒有的。

一封均寫來的信却寄到了。寫着：知道你有一封信給那個女人，寫着：是那個女人自己告訴他的，而且把信也給他讀過了。寫着：像這樣藕斷絲連的關係也許惹着你的非笑吧？寫着：明知道她有殷切求離的心，自己也還是難捨的呢！寫着：她對來信表示着不滿，寫着：她以為把可憐這兩個字加到上面去真是不應該的。寫着：還爲什麼暗暗地一定要她說出來離開的原因呢？寫着：許多人爲的事情，不是都沒有原因可以說出來的麼？寫着：她不想給你回信了，却願意將來有什麼機會長談

一次。寫着：生活還好，孩子也還好，只是有一點瘦了下來。寫着：每一次看到孩子貪婪地吮着奶，隨後因爲不情願的被拉出大聲的號哭，便獨自向了牆角暗自垂淚。寫着：她忽然還說過一句我對她不像從前那樣好了，寫着：天呵，她怎麼能來問着我這樣的話呵！……

我不再讀下去了，像那樣的一封信引起了如此的反感却是始終所未想到的。還有流露在紙上的均的癡情，也緊緊地抓了我的心。這一切，翻成了我的憤怒，就匆匆地鋪了一張紙，急急地給均一封回信。在那封信裏我告訴他只是這點對我的不滿，他就該立刻對她斷了念。我還告訴他這個女人對他是不配的。我告訴他克服了一切浮搖的情感，先過着幾個月定靜的日子。把孩子完全托付給奶媽也可以，使自已安心地擴大自己的人格。我告訴他是不應該爲這一點小事所牽住，記着自己的將來。告訴他希望下次和他相見的時候，他已經有了一副另外的樣子。……

老婆婆

亢德

老婆婆是我們趙錢孫三個人合用的一個老年傭婦。所以稱之曰老婆婆，當然不是我們的尊老，不過因為從家鄉帶她出來的錢先生這樣的叫她，我們也跟着罷了。但趙先生叫她作老婆婆的次數很少，當她做錯了事情叫她重做時，趙先生就以略帶憤怒的聲調呼她爲老太婆老太婆了。

這老婆婆也確乎老了，據她自述，再隔一年就到古稀之年。不過年雖老而力似尙未衰，單說走路，「洞洞洞洞」的怪有勁，像煞脚下的地板就會給他走穿似的。可是光有氣力決不是被主人稱爲得用，她的做事實在笨拙得可以。在初來的幾天，眼見你起來了，即使空着手

也不會給你去倒一盆臉水，叫她去倒，倒了來也不會給你另取漱口杯倒上水，叫倒上了，一看沒有牙刷，忘記在倒水處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而且你越是叫她，她就越會東挪西抹，不知所措。這當然因為她是沒在大都市做過傭婦的鄉下婆婆，半因為年紀太老，記憶力衰。有一次趙先生和她說：「老婆婆，你是太老了，做事全沒有頭緒。」言外之意，當然在原諒她的做錯事只因年老。可是這位老年人却有些憤然了，說：「老太婆只是年紀老了些，氣力是蠻大的。」她絕不肯承認自己是老人，連老人所有的耳聾眼花她也絕對否認。其實她確乎已經有些耳聾眼花，如在菜湯中放點味精，她會把小匙顛倒執着用力挑，挑不出多少就怪這味精有些怪。

「是你把匙顛倒拿了，用柄挑自然挑不出多少來」錢太太給她說明。

「現在你說你的老眼花不花？」我想這次可使她認眼花了，就逼緊一句。

「嘻嘻嘻嘻」她把匙掉轉頭來，一笑回答我們。

說起笑，這老人真是「笑口常開」的，當然你怪她做錯了事情時的她的笑，當然是以代替認錯或道歉的，是苦笑，可不論。在廚房裏和同居江家傭婦說笑時的笑，和江家孩子琴琛講話時突然而起的笑，你總不能說她不是「心花開後」的真笑罷。她愛笑，她也愛玩，所以她和年青而愛和她開玩笑的江家的傭婦合得來，她和孩子的琴琛有說有話，琴琛很親熱的叫她老婆婆，老婆婆也當然的喜悅的回以小官官，閒下來一老一小，講巡捕說汽車，怡然自樂，津津有味。

老婆婆不但愛在家裏玩，更愛上街去玩。錢太太常對我們說：「這老東西真像小孩子，只要說一聲「老婆婆跟我上街去」，就登時笑嘻嘻，不管你的話是真言還是戲語。就是正在做事，也會立刻放手預備走。」更據她說，老婆婆的來此做事，一半就為的到上海來開開眼界。

她的開開眼界的慾望似乎很低，只不過上大街騰騰如水流似的汽車來往，如潮湧似的行人罷了；連大世界也不會聽她說要去，跳舞場電影院之類更似乎不在她的想望中了。這也許是她的無錢或是根本沒有知道有什麼跳舞場電影院，所以當我有一次跟她說在大年夜請她看電影時，起初她雖說，「老太婆不去，老太婆不配，」到末了終究笑嘻嘻的和我約好，「等你的新奶奶來上海後，老太婆，一定跟着去。」

她的笑嘻嘻在平時雖只會令人好笑，有時却也令人好氣。例如有一次她把我桌上的一張緊要紙條當廢紙弄掉了，我查出了之後問她時她總只是笑嘻嘻就使我生氣來，惡狠狠的說她「什麼事這樣開心，老是笑！」

「苦老太婆有什麼開心呢。」她說，臉色突然變得悽苦。「要是兒子還活着，老太婆也不用……」

我的惡狠狠的眼睛這時向她一瞧，只見兩粒淚珠已滾出了她的眼眶。第二天錢太太說起，老婆婆在晚上

還坐在鋪上哭了一場。這一場哭，當然不是因了我的責斥而是爲的想起了她的亡兒罷。從這時起，我知道了她沒有了兒子，雖然有一個女兒，但「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女兒是不能養老的。

有一天，我在客堂間寫信，忽聽得灶間裏有「老太太！做做好事！」的求乞聲。在上海不大有沿門求乞的丐兒，我們住着的弄堂裏又是連小販也不能輕易進來的，所以覺得有點怪。寫完了信跑到灶間看時，只見到一個老頭子坐着在狼吞虎嚥的吃飯，老婆婆站在一旁。

「誰給他吃的！」我沖口而出的這麼一問，老頭兒驚惶的站了起來，顫抖抖的枯手把一碗飯慌忙的在凳上一放，嘴唇抖動着似乎想說話而又說不出來。許是我起了「慈心」罷，就此三脚兩步的退到客堂間裏。老婆婆却接踵而至了，對我說：「飯是我給他吃的。老頭子是可憐的老頭子了，給他碗飯吃也難得的。」

「下次不行。」我說。

「要是年青人自然不，老頭子却……」。話雖沒有說完，意思準是老頭子仍得給他的了。

去年年底，這位老婆婆因女兒生病告假回鄉下去了，迄今三月仍沒有來復工，想來總是女兒的病還沒有癒好罷。

晚山

另 境

生平會經過一次最美麗最富詩意的境界，使我永不能忘記的，常常引起似夢般的回憶的，這是一次因偶然的機會而得看的晚山。

事情是在前年的夏秋之交了。

我爲着生活的逼迫，要到溫州的一個省立中學去教書，這條路對我是全陌生的，但爲了時間的催促，也來

不及仔細去打聽，就匆匆上了輪船。輪船走一夜到了波，換乘一個較小而十分醜陋的「永安輪」，我被堆進一間極狹小的所謂「房艙」裏，幾件破行李堆得轉不過身來，這一切都是由茶房們安排。他們的說話可不容易懂，我也不知道是那一個地方的方言，好似帶着些福建音腔的，我就冒昧地決定他們是「溫州話」。

船走在海水裏，隨時都可望見些小島嶼，風浪也不大，海水沖激在島沿上泛躍出一縷白沫，遠望去彷彿是女夏帽上繫着一條白緞帶。我是走過海洋的，而且不止一二次，所以海洋生活于我也並不如初出門者的那種驚奇浩嘆，有時看見些海獸海鳥，也不過是一剎那就過去的事情，視界的十分之九都是在水天一色裏。這次的海行可有些不同，也許是輪船小的緣故，連海也變小了起來，船一直航行在兩行長列的島嶼之中，牠彷彿是一隻「穿山甲」似的，有時牠從一個小島的岩石邊擦過，使我發出一身冷汗，幸而結果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牠却

停靠在一個海邊的埠頭上了。

所謂海邊其實並不當真是海之邊沿，只是靠海口的一條江裏。這條江的闊度頗有些像曹娥江，不過牠的水道比曹娥更來得澄淨，不類是去海極近的；而且因這江的兩背面都是一帶層層疊疊的山脈，所以江水也平靜如鏡。這條江的姿勢很優秀，逆望上流看不見一個曲折，頗似一個英國風的君子，雖然有些狹介，但也可引起人們的崇敬之心的。

時間是擱晚了，遠山之上不住地在吐着白霧，我立在江心的輪船上，坡着拖鞋，嚼着烟捲，隔着半條江去看這快近黃昏的晚山。山色可以粗粗分成三級，愈近則綠，稍遠則青，最遠的則與晚雲同色。山形類似覆鉢，一個接着一個連綿地蜿蜒到我們視線以外，若把宇宙當作一月百貨商店，那麼這些山脈猶似百貨商店裏的瓷器部了。人類只是牠上面黏附的一點塵埃，無論你借牠來作戰場，作屠場，作狗盜鑽營的巢穴，和這瓷器的本身

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麼一想的時候，人生頓覺渺茫起來了，我此刻僅僅爲了一點生活，要背鄉離井到這麼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設使這輪船不幸而觸礁，我這小軀殼就此了結，而對這瓷器會未損及絲毫呀！人類往往自誇爲萬物之靈，但你倘使把這大江山也作爲萬物之一，則人類只是一種最愚蠢的東西，無論你如何英雄豪傑奔走經營，結果徒然給這大江山添一點肥料而已。

這一帶山是雄偉的，和我們浙北諸山的纖巧另有一股風姿，在浙北的山上可以看見人類經營的痕跡，有別墅山莊，有桃林菓棚，然而在這裏所能見到的，只是樸質的自然，原始的林木，彷彿尙未經人類的涉足。不久，天似乎更黯淡了一些，晚霞把東向的山巔照的通紅，原是披着翠綠大氅的騎士，這時忽似一位紅色的技擊手，傲岸地向着萬物微笑了。

炊烟漸漸從山坳裏裊裊上升，這證明在這樣質的石

塊間，也已經有生物在經營他們的衣食住和鬥爭了。

這短短時間的停泊，給了我一個欣賞晚山的良緣，我雖然終不知道帶山脈的名兒，但這又何礙于我的欣賞呢。

三個做爺的詩

陸 漸

人生三十不爲爺，雖非憾事，似若有歉然者。今來矣，一索得女。女固國人之所甚輕者，而爺之願遂矣！乃爲之張筵席，宴親朋；親朋滿堂，稱女大好；雖有知好女之出于爺也，而終無稱爺者。爺心甚酸，乃爲之詩。詩曰；

我生三十猶無用，

汝僅三朝恁受誇！

送罷親朋真自痛，

未能爲子却爲爺！

同舍徐兄聲遠，兒女半打，見之有異詞。謂做爺哲學，須得挾巧。不得挾巧，受盡煩惱；所謂挾巧：

一曰不問男女，

二曰不計多少，

三曰不負責任，

四曰不關心智愚賢不肖，

有詩爲證：

不是區區愛作爺，

說來萬事總緣他；

他時定有如儂者，

又被娃兒累作爺。

（附）不是儂家愛作娘，

說來無奈話兒長；

可憐此日懷中悶，

知被何人累作娘。

八六

這是徐兄代他夫人做的，乃事隔一月而友人王季公生家瑜。家瑜女也，與吾女相比，頗慚瑕瑜之互見，因取消吾名，更名曰慚；慚生女！慚做爺！慚做爺不知挾巧！季公于家瑜生曰：

生男生女我何擇，

隨狗隨雞汝自居；

會見殷勤向夫婿，

幾時宛轉拜翁姑；

凶荒到處嗟無告，

饘粥吾家幸有餘；

絕痛連天風雪裏，

有人抱子泣窮途。

「嫁出姑娘潑出水」。「既來之，則安之」。王季

公畢竟比我高明了！

一枕之安

(美國)弗蘭克
徐 遲 譯

夜極像一杯溫熱的酒；他的旅行囊又輕。他一從小巧的火車站出來，便推開了汽車夫，和那些駛往四英里外往海邊的旅店去的汽車——我打算步行。他需要這樣的夜；他願意拋開那些沉悶而非人情的旅店的臥室，越長久拋開越好，這些臥室是拒絕了夏夜的喃喃之聲的，裏面除了睡眠之外便什麼也沒有了。

這樣的六月的晚上睡眠！他在樹下散步，樹葉清醒地吟着，螢火是點點的星光。在天空中則星是螢火蟲。最深，從松樹裏望見了旅店的尊容的時候，他對於

這一小時的散步的結束表示不滿；樹木責備着他的動了離情的心。溫熱地，他們包圍了他，試想佔有他。「何不和我們共寢呢？」他受了誘惑。他可以把一枝松樹旁所叢生着的天鵝似的苔蘚做成一個枕頭。他可以把頭朝了海，朝了星。在他的眼皮上，宇宙的脈搏下，他可以閉上眼，而讓夢的小小的宇宙，和大的宇宙合拍地，向他求愛，而佔有他。

可是，一方面他自己也希奇，爲什麼他和夜色同在，共寢，他已跨上了旅店的階台，而打開了門。這地

方好像荒涼得很。在窄狹的前廳，沒有一個客人。

兩盞帽形的燈映在松木的鑲板上，放射出沉思的光，照在一個狼藉着雜誌和報紙的桌子上，也照在置着墊子的屋隅。寂靜。夜是緊壓在屋內了；它的細語，它的歌聲被擊出了。夜，在這裏，是在執拗的液體內蒸溜過了的。他轉身圖遁。他飢渴於戶外的清冽的音調。他不愛好旅店。他寧願到樹底下去……

『您找人麼，先生？』

他的眼睛，像犯過了罪那樣的，迴旋到聲音發出來的地方。桌子後面，緊緊在燈下，屋之一隅站着一個女郎。他躊躇了——從半開的門中吹送來了松樹的，和太平洋的呼吸。於是，他聽不見它們。他閉上門了，而走近了那女郎。

『勞駕，』你說，『我當然是要找一間空屋子。』

『啊，您趕不上公共汽車麼？可憐哪，您還是走得來的。』

『沒有什麼可憐。我倒是喜歡走路。』

他的視綫漸漸從一小時前的風中樹底的散步的浮淺的幻想中凝固了；依然，他不很看得見那個女郎——他只看見她在看着他。

『我想不算晚吧，』他迅速地接上去，『打擾了你——找一間屋子。』

她寂然。於是她又十分簡單的說：

『你趕不上公共汽車真是可憐。』

他止住了她，這樣平凡的鄉下的鈍根只知道汽車，只知道城市的物件。

『你有沒有房子？』他要走開了——幹麼我不走！

『我抱歉，』她說。『這事情真糟。這裏住滿了。』

這回他才第一次看見她：栗色的雲的頭髮底下覆住了她的眼睛。她穿了一件薄背心的衣服，在她的溫熱的堅固的胸口有着冷冷的樣子。她的雙臂裸露着。

『真沒有屋子嗎？』

「公共汽車上下來了四個客人。我們只有四間屋子。真糟糕，先生。您要是坐了車……您要是進來得比旁人快一些。」

現在他靠近了桌子；他把右手按在桌子上。「這成爲問題了！」他忘却了邀請他的樹木。此外，木質的桌子上的他的手是在她的手中，她的手掌是自動的伸出來的；這打擾了他的寂靜，使他恢復了意識。在木質上他彈奏着。

「簡直的沒有嗎？」

「全沒有啦，先生。這真是糟糕。」

「近段沒有旁的旅館嗎？」

「車站那兒——過去——郵局的女主人也許能够留下您的。」她抬起了頭，又加一句「——要是她還沒有睡覺。」

「我立刻就打電話。」

「她是睡極了。如果她睡熟了，您別想再弄得醒她。」

。」

「啊——啊。」他亂敲着桌子；逐漸明瞭了。她把手抽開了；他也抽開了他的。

「也許我能够把我的行李留下在這裏，我走回去。回去有多少路？」

「如果你打，」她的聲音怪明晰的，像她在跟一個低能的孩子解釋似的，「如果你打樹林下的路走，你得走四哩。靠海的那條路是六哩。那條路是很可愛的。」

兩人全忘却了打電話的那回事；他還忘掉了譴責他的，邀請他的風流的樹木。

一陣寂靜，這是個必然的停頓，對一件嚴重的事實下斷語之前，這會使他容易一些。他的思想飛到棋局上——我的下棋子的法子。於是，他又看見了……而且就只他一個人看見……這女郎帶着笑容，有禮貌的，可是，十分的寬容的，無疑在等他走開去。他完完全全忘却了樹木；忘却了所謂戶外。這屋子是生動，而且緊緊地

繞着他們。

「隨便那兒都行的？一個屋角也沒有嗎？」他說。

「沒有，」她緩緩地答復。

「你們的住客也上了床嗎？」

「我們這邊全都睡在很早的，先生。夜車是這邊一天裏的最後的事，郵差也得明天早上才來。」

他把帽子擱在左手裏；他又放在桌上。他的左手，按在帽子旁邊的，又開始彈敲起來。指甲的敲打是有節奏的，藝術味的……有些像電報機上的跳動。他覺得他的手掌的旁邊興起了一種現實之感。他望了；她的手嚴肅地躺在桌子的邊緣上。他釘住了她的手，而從她的手，浮上來了一種帶苦的甜味的情緒；立刻，成爲了難耐的情緒。

「假使你是溫和的，」他聽聽自己的乾涸的聲音，他的感情超於字句了，字句使他發慌，「假使你是仁慈的，你總不會在這樣的夜裏，使我走到六英里之外的——

一個離婚人的門前去的。」

他的嘴唇裏沒有涎水；可是他說得好像柔和的地在安慰他自己，好像一條公式已經有了一條結論。

「你能够給我地方的。你能够找得到——你能够給與我一枕之安的。」這屋子也在呼吸起來了。他的聲音，清清楚楚的像乾燥的檉枝，使他自己也驚訝了：

「你自己總有一個房間。」

這樣，一瞬間，他的話跑進了她的和他的視線裏；他的話說完了，彷彿是她的眼睛溶化了牠們進去。

她的頭向了她後面的小梯子旋轉去。

「先上去，等我。」

她的臉色只像是指示道路的木牌。是沒有感情在裏面的，也沒有贅話。他拿起帽子，把旅行囊放在桌子旁邊。

這不是給客人用的梯子。這是黑色的後梯子，中途折上，所以這廳堂的上面是黑色的。欄干下，僅有着些

微的光。他在黑闇中不動，站着，等着。

他沒有思想。他不是在接受，不移動他的步伐的緣故是他害怕他會打擾已經入睡的人。他等着，無動作，無感覺，因為他是在緊張下，完全處於在一種迫切的情形裏。

他等了好久。

從底下傳來了足步的聲音。欄干下的微光閃起眼珠子來；它的興起是這樣的寂靜，有如遠方傳來的符號語。他感到她的近來。她的肩膀柔弱地接觸到他的。於是，在闇黑中他跟住了她，他的智識是無視無慧的。他的跟住了她，僅只是她的散步中的反常——自然的因果律中的必然現象似的。門門上了，在他們的背後；他聽見了鎖的聲音。

X X X

睡眠柔和地推送他直到了黎明，黎明的光使他的混亂的知覺又動彈了。他橫過了臉，剛張了眼，便看，也

可說是集中，在她的臉上。這女郎沉睡着。她的酣眠的齊勻的呼吸，她的頭髮是渾沌的狀態。閉上了的眼睛衰弱地微顫着，一條手臂在被單外放着。還是在無思慮的中間，他站起來，穿好衣服，出去了。

他跑到海上的時候，他又褪下了衣服，游泳去了。肌膚上，海水散禮着，奇異地：海似乎在接待他，極微小，然而不過份。

九點，太陽站在太平洋邊，泥土上，松樹之頂；現在，他想，不妨可以歸旅店去了。他已經想好了托辭。他不得不逼迫自己去思索一陣啊。思索了以後，舉動和衝動神奇地和諧着，他的思索的路繞圓美了，他感到了自我的滿意的顫聲——向他自己的勇猛行了敬禮。

他大踏步，依然帶着海上的煥發，走入旅店的前廳。這完全與昨夜不同了：男人與女人擁擠着，像一個怪僻的創造的神，和他自己的美的作品開了個玩笑，擁擠了雜亂的古怪。

舊式的桌子後面，潛伏着一個圓的粗率的婦人，是女店主了。

「早安！」他向她微笑。

她，好像他的到來是不可能的，凝望着這一個傢伙；自然，在她是以爲絕不可能的，來得在接不上火車，也接不上公共汽車的時候。她的前胸，高得像衣服裏藏加書架那樣的，點着頭，然而並不動。

他指着他隔夜放着的行囊。

「昨天晚上，我來遲了。這裏沒有空房間給我。所以我放了這東西就出去了。晚上真美麗。今天，你能給我留一個房間嗎？我還想在這裏耽一些時候。」

「您昨天晚上在這裏嗎？」

他領首。

「您說是這裏沒有房間？」

「我錯過了公共汽車……那位年青的小姐，倍兒關心我。可是沒有房間。」

「她說了沒有房間！呃，這奇怪。你就聽她的話，一路走回村子去！糟糕啊！女孩子真粗心。明明是有着一個空房間的啊！」

九二

華爾陀·弗蘭克 (Waldo Frank) 美國現代小說家，生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一一年得耶魯大學文學碩士位，一九二一年任職約紐約之報館。一九一六年至一七年創刊七藝雜誌，自爲編輯。其後擔任法國文藝雜誌之美國通值員。

弗蘭克的小說，形式及內容均極新鮮。長篇小說 "City Block" 就是一部類似許多短篇的結集的代表作。其他如 "Holiday" 及 "Chalk Face" 亦爲名篇。在近代文學中，他是被列爲表現派的一羣裏的。

冷眼觀

阿英

冷眼觀四卷，箸者署八寶王郎，丁未年小說林社刊。這部書在當時不大有名，但全書的內容是不差的。所謂「冷眼觀」，就從這書名上看去，我想讀者已經能夠猜得到，這是類乎二十年目睹怪現狀的維新期的暴露小說了。

大概伴着新聞事業的發達，這種體裁在當時是很流行的。用一個主人翁的各處流動作幹線，或者由他目擊或者由友人講述，寫下些黑暗的社會現實。雖說是長篇，實際上是各自成段落的。冷眼觀也就是這樣的書。

在本書的第一回裏，他說明書中所記，都是「舊社會的怪事」。這些怪事，「正是那新前途的阻力，不可不叫大家知道知道，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照例的一番交待，是當時許多小說楔子裏照抄的文章，意思不過是說，自己並非反對新政的人，祇是對有些假借維新之名，以謀自己陞官發財的人物不滿而已。

全書二十回，回目是：

- 第一回 讀奇書舊事覺新民 游宦海熱笑空煮豆
- 第二回 喪天良逆子累嚴親 逃國法刁奴呼賢宰

- 第三回 說賴鈴英雄傷往事 親宵小知縣誤前程
- 第四回 太史公冶遊遭奇辱 觀察使懼內敗官箴
- 第五回 繪旗人薇垣聚廳 說訟棍花封射影
- 第六回 一榻茶烟暢談往事 百年眷屬誤種情根
- 第七回 去思碑過客憶甘棠 饒行酒同人爭折柳
- 第八回 翻新令妙語出紅妝 歎歧途熱心遭白眼
- 第九回 亂烘烘萬乘走長安 情岌岌隔窗聽密語
- 第十回 駐洋場虛心探社會 遇翻黨無意得機關
- 第十一回 書葫蘆巧計成虛話 翻舊樣妙女選情郎
- 第十二回 禍中得福老虎做官 笑裏藏刀烏龜出醜
- 第十三回 死中承誤認大小馬 活月老巧判前後夫
- 第十四回 夢斷鴛鴦魂消穀埠 書傳魚雁淚洒申江
- 第十五回 渡長江苦手放謠言 保國粹傷心驚鬼語
- 第十六回 信教理新學辯神權 誤歧途肥人愛國事
- 第十七回 小司員冒險拜門牆 老中堂荐才遭黨禍
- 第十八回 梓鄉歸去災象驚心 噩耗傳來良誠動魄

- 第十九回 覺社湖萍遇四川客 晴川閣兩謁南皮公
- 第二十回 鑿前車吃苦勝便宜 眞後悔大奸逢小猾

這部書是沒有做完的，二十回以下還有，不過小說林社終竟沒有刊印出來。好在這樣體裁的小說，祇是短篇的連續，無所謂完也無所謂「不完」，依舊可以作爲「完全」的看。作者所暴露的事很多，側重的是在官場。主人翁所到的地域，是揚子江一帶，到過一回京津。內容所寫的事情很廣泛，在縱的方面，甚至講到翼王石達開的事。大概在前二卷裏，主要的是寫官僚的貪污，豪紳的橫行；三四卷，纔開展到廣泛的社會生活上去，講到一些有關於一代變革的史實。其間，最重要的是：

- 寫庚子事變，聯軍入京，聖駕蒙塵（第九回）
- 寫守舊派對維新黨進攻的戰術（第十五回）
- 寫清庭逮捕殺害維新黨人的經過（第十六七回）
- 寫官吏的對洋人的獻媚屈服（第十八回）
- 寫翼王石達開逃脫後的軼事（第十九回）

就中以寫維新黨的活動，得寵眷，被補殺，出亡，爲最詳細。就作者所說，這一回事，在表面上雖然失敗在袁世凱向西太后告密的一點上，而實則害在林旭的鹵莽，假造聖諭，爲袁世凱看穿。譚嗣同是反對用袁世凱的，他認爲這個人物太反覆無常了，以找馬福祥爲是。譚嗣同的理由是：

他（指馬福祥）既出身微賤，則我們必易用其力，既入衛未久，則他自己必急於見功。能有了這兩種的性質在裏頭，你還怕他不入我們的彀中麼？若袁某爲人，鷹視狼顧，多詐多疑，至有「仲達第二」之號。設或陽奉陰違，臨事變局，你我幾個人的性命，在不足惜，其如大局糜爛何？

所以林旭堅執已見，不顧一切的跑去找袁世凱，譚嗣同沒有追到他的時候，不住的對着康廣仁楊深秀「把脚踩了幾踩，」歎起氣來說道：「唉！虞公（林旭字）此去，我等無噍類矣！」他把譚嗣同寫成了維新黨中一

個最出色的人物。第二個才智機謀的人，他寫的是西太后。一種臨事不亂的鎮靜，從容不迫的處置了維新黨人的迫害，確不愧爲一個女性的政治天才。這件事，他一直寫到保薦康有爲的翁同龢，受到「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的處分爲止。

出現於當時暴露官場的小說中的官僚在每一冊書裏的面貌，都是差不多的。除對自己國度裏的人種種欺壓外，對於外國人，是一體屈服的。冷眼觀裏的官僚自不能例外。作者敘述了一些這類的事以後，雖經借一封信，說出一個循環公例：「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又怕皇上，若再屈抑民氣，必致將來使洋人一無所怕，那就要實行瓜分手段了。」這一方面的事實，在文明小史裏是寫得最多最醜態畢露的，此書未曾鋪張這點，祇不過涉及而已。不過，在寫官僚上，有爲他書所不及的，就是以李鴻章段祺瑞的家鄉合肥作爲中心，寫大官僚的家屬在故鄉的橫行，就是地方官也無法和他們對立，要

主持一點正義，替小民伸一伸冤，是連自己的官都要丟換的。冷眼觀裏，有兩回書，都說的是這一件事。

庚子之變，書裏祇有一個簡單的印象的敘述，但京津一帶的糜爛情形，已自可見。如說「砲聲隆隆不絕，焚殺叫喊，日以繼夜。前門外一帶，劫掠一空。兵勇向難民搶劫牲口，洗剝衣服。那喊哭槍砲之聲，映着城內一帶火光萬分淒慘。」自是一種實況。而他在富家一夜的所見也正說明了義和團的參加分子的駁雜的目的和動機。

此書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其一，是維新黨政權奪取的失敗經過，其次，就是關於維新黨一直到立憲的本身意義的研究和批判。在五卅前期，文學運動方面，是有兩篇怪文，就是林琴南的荊生傳和張資平的一羣鵝，這兩篇文字，都是最鄙俚的罵人的個人洩憤之作。在維新運動期，同樣的有如此的現象。雖不是什麼荊生，什麼「鵝」，然而鄙俚的程度是够高的。那時，有些人編

排了可恥的故事罵維新黨，作者也這樣的轉述了那內容：

舉子下第歸去，剛入山四界，日已曠黑。忽見有一老蒼頭，控雙白衛來。舉子問曰：「君係江南某子乎？」舉子應曰：「然」。老蒼頭喜道：「然則家主人拱候久矣。」不容置辯，便以一騎投舉子，恍惚間覺超塵不可控制。約半夜，已達其所，至則金釘浮甌，宛然甲第，左右侍衛，皆執戈環甲，肅靜無譁。見主子至，祇接甚恭。老蒼頭乃引舉子入側室下榻焉。主人亦和藹可親但眉宇間時露英爽之氣，令人恆不敢畏心。飲食供具，備極豐美。一日，主人忽謂主子曰：「敝處有游民多數，欲得先生一施教誨，未知可否？舉子方以素食爲恥，得主人一言，如獲至寶。急應之。從者以白金二錠爲舉子壽。迨任事年餘，從未見諸弟子一面。但於廣廈間搭高台，略如演劇狀下置几案數十而已。所讀書非

舉子目所經見者，類皆環球地理誌，中國古文，五洲政治沿革史書。每於台上講一編，則台下羣相附和，其聲嗚嗚然如泣如訴，久之，微見人影憧憧，往來如織，然皆不辨其面目之所在。如此者，約三歷寒暑。主人忽置酒餞行，遂以逐年脩飾，爲舉子治裝。席將半，舉子因前席請曰：「某以異鄉落魄，承君適館授餐，恩禮日重，私心慚愧，匪可言宣。惟與諸生共事一堂，始終迄未謀面，寸衷自撫，殊覺難安耳。」主人聞之，似有難色。繼又躊躇久之，對曰：「既屬通家，正不妨令其一見。實告君，此間確非塵世。若輩受業者，均係歿於明季闖賊之難，上帝以浩劫將來，慮髮戾之氣，非藉文字不足以鎮壓。今幸得夫子時雨之化，此後降生人世，或不至過於殘酷也。」舉子問：「此輩出世，作何營業？」主人良久應曰：「作官，或散充各學堂總副教習。」舉子又問：「學堂教習係何品秩？」主

人但笑而不答，呼兩巨鬼，命舁一大古銅鏡來，邀舉子對鏡視之。始則斷頭缺足者紛至沓來，莫可名狀，繼而紅巾露刃，又繼而短衣仄袖，甚或禽獸，或被冠服，婦女盡改男裝，種種離奇，瞬息百變。舉子看有頃，即以鏡爲何名，主人笑曰：「此即將來中國小說家所謂立憲鏡耳。」舉子更欲有言，而主人已下送客令。日前導歸之老蒼頭，肩一極大皮排來，使數力士吹氣鼓之，漸吹漸大，兩翼便勃勃作響。因繫舉子，及所贈之金錢餼糧於其下。轉瞬間已飄然遠舉，歷一晝夜，氣盡乃墮於野田中。農人驚爲妖物，謀擊食之，經舉子力辯始已。問其地，則淮屬鹽邑之東海濱也，去晉省已千餘里。幸喜離家不遠，遂負排至上海售之，後爲一美國人以三十金購去，其實係一軍用氣球耳。

這故事的內容，就是說所謂義和團，所謂維新黨，都不過是些「惡鬼再世，擾亂乾坤」而已，其鄙俚無聊，

實達極端。在新舊對立的過渡期間，許多要反對「新」的人，既沒有什麼正堂堂的理論，便就不得不採取例外的方法，或找一點畸形的現象來攻擊。或造一些類此的無聊的故事來辱罵，乃是一種常情。

在這個故事以後，又說到立憲本身。書中的一個人物道：「……倡議立憲，無論政府裏的人必不肯行，即或肯，亦不過明知不是伴，事急且權從，將計就計的，拿着立憲兩個字來做歌用，想去吹散了革命的意思。所以我說，對專制國議立憲，實無異對驢牛低聲講性理，遇夏蟲故意語春冰」。當時清庭所採取的應付革命的小道策略，是人人知之，然敢言的却不多，維新期的小說，直接痛快的揭穿這内幕的，就我所見，冷眼觀還是

第一部。清庭之所謂「准備立憲」，其目的不過要假借其名，以吹散革命的颶風罷了。

除這幾件特殊的事實而外，他寫到了仕宦人家子弟之淪為翻戲黨，洞悉上海社會實況的多情妓女，假維新的人物，他所見到的一切政治社會上的黑幕。他把這一切現象，都極力的予以暴露。八寶王郎這作家不知是誰，但就此書看去，他的文學的素養是相當高的。冷眼觀之在維新運動期，雖不能說是了不起的傑作，可也不能說是第二流的書。至於作者的見解，和當時的許多作家一樣，對當前的維新主張也深致不滿，自己又不肯說出究竟應該怎樣。對舊社會憎惡的程度是沒有李伯元吳研人來得深急。

「烟」——我的憂鬱

康 嗣 羣

暮靄裏，拖着疲乏的身體，還有一顆疲乏的心，我離開了自己辦事的地方。在每天一定的站口，我被吞蝕在一部公共汽車的上一層，穿過了黃昏的都市氛圍，駛向回去的路途。在超過人的體力和心力能做到事件中，我們總會更清楚的透視了人生，在這透視裏我們恐怖并且悲哀，牠威脅了我們生之意識也動搖了我們的勇氣。如像顯微鏡之於細菌，我也在這車的第二層裏看見了市區內的墳園。馬褱路口的一個是太擁擠了，也太喧囂，似有些不宜於地下靈魂的安寧。靜安寺對面的一處便好

得多，至少那些白楊便像是一個墓地的點綴，長的甬道的兩側，安眠着那樣多的人們。墓地從不會給我什麼感觸，在靜穆的心情中，我除了想問問他們是如何生活着並且如何長眠在這兒的經過外，我還尊敬着他們，因為我們便是踏着他們的屍骸而再走向人生的前途的。這次，今夜的這次却不然了，這決不是一個朋友所說的「中年的悲哀」，而是使我傷痛的想起了另外一個小小的墳，那個會安眠着一個我至愛的小靈魂的墳，雖說如今牠和我是隔盡了千山萬水。

揚子江湍流着而入了天府之國以後，牠在一個轉灣的地方把一個城市的兩面圍住了，再會合了嘉陵江然後怒吼着順流而東。嘉陵江在這匯合的江口東西岸，建立了兩個城市：東面的江北和西面的重慶。我爲了生活和一些家族的機緣，曾攜了妻和我倆才生了九個月的一個女兒在這東岸的城市裏寄居了一些時候。在這東岸的城市裏，給了我一生最痛苦最醜惡一些印象；我一生最親愛的人裏的三個：祖母，母親和我的小女兒都在這裏完結了她們的生命，我第一步人生的路也在這裏開始，我了解那些冷笑的臉和仁慈似的心也在這裏。

「九一八」以後不久，我懷着孤寂和悲傷的心情回到故鄉，我在責任和焦急裏打發每一個日子。天津事變後的幾天，把初次生產的妻送進了醫院後，都望在那夜有一個舒適的休息，黎明時節來告訴我妻已經生產了，是一個女孩子，那便是我的烟兒。她的出生所給我的歡愉和憂慮幾乎是相等的。到醫院去時，妻蒼白色的臉和她

那赤紅色的小臉形成了一種對照，我更深切的由那裏了解了人生。家人們匆匆的離開了故都，龐大的住宅裏便只剩下了我們，還有久病的婉姑，空氣是異常的淒迷。

家族中僅有的這幾個人，便一直在北平住到次年的夏天，我們才攜了這唯一的孩子遷徙到四川去。這個半年裏，我們是在每日的譁議裏討生活，可是我的心情是特別的幽閒。孩子和兩盆天門冬是我所最注意的生物，同時我開始寫了許多關於「知堂先生」的文章。記得在烟兒初生的時候，也正是我那兩盆小草冬天抽芽的時候，本來我是打算寫一篇小文章來記念她的誕生的；人事的蹉跎，這篇小文章也就永遠剩在我的心裏了。

由北平遷移到重慶的時候，正是酷熱的夏天，在舟車和漢口流着汗的十幾日裏，我覺得孩子也太無辜的跟着我們受了許多人事的奔波。在重慶的一年多，表面上生活是安定的，舒適的；可是內心裏的苦悶是沒有人了解的，也沒有人注意的。這時候僅只妻和烟兒是我唯

的慰藉，工作疲乏歸來後，她會迎着樓梯口在妻的懷裏愛嬌的叫一聲「爸爸」，看着我脫下鞋子便會把拖鞋遞到我的面前。年齡和人事所給我的憂鬱會在她的笑靨裏消失，沉寂的空氣也會在她的笑語聲中溶化了。她爲我們打發了許多的日和夜，那樣憂人的日和夜。孩子後來是更變得解事了，也許這樣的早熟和聰慧也正造成了她的夭折。她注意每一次我由外面寄回去的信，她要妻讀給她聽，她愛她的弟弟，她也更得到了我父親的歡愛，因之後來也更給了老父莫大的傷慟。孩子在家人和親友的拳愛裏，漸漸的長大了。

直到去年的四月裏，我因爲事業的關係，也爲金錢的關係，只得隻身到上海來了。臨行的前幾日，她便時的擁着我哭，她說不要爸爸走，每次使得我和妻都流着淚來安慰她。聰明的孩子，如果我知道那便是永別的話，我是願意拋棄了這一切的。五月的下旬，這裏許多報都載着重慶瘟疫甚重的消息會使我心跳，我立刻寫了

信去囑妻加以注意；可是廿四日的清晨便得老父的信，傷慟的用戰慄着的手寫成的信說，孩子夭折了。我沒有知道那些日子是怎麼過的，我流着流不盡的淚，我懷疑那些消息，我希望着一個奇蹟，可是……

六月裏妻拖着多病衰弱的身體帶着端兒來了，到的一夜，我們述說着孩子臨終的一些情形，我們哭，我們回憶，我們望着自己的新居，也覺得這是一個空虛的傷慟的地方，租這處屋時便預計的一些事，幻想的愉快終叫實現——悲傷的實現給佔據了。

就寢的時候，妻更痛心的說了一句：「騙人的孩子」。黑暗裏，我們僅僅聽着端兒很平勻的呼吸聲。

文章寫完了，一個關心的友人說：「又是紀念一個人的」是的，我忘不了這個「人的圈」，也忘不了這「圈子裏的人」；他們給我以憂患，快樂，更教了我如何用我的筆。也許將來要寫不關於人的文章，那便不能收到朋友所說的「懷人錄」裏去了，他以之比夜讀抄，則吾豈敢。

四月廿日記

戴望舒先生編詩雜誌出版預告

現代詩風

現代詩風會在本誌第三期預告，謂將於五月十日創刊。不意戴望舒先生到現在還沒有將第一期稿編起來，他的意見是以爲創刊號萬萬不能率草，寧可展期間世，決不隨便雜湊成書。因此現代詩風的創刊不得不遲至六月中旬或甚至七月一日了。

自從現代詩風創刊的預告在本誌登出後，收到來函預定者不下三百餘人，這種對於詩的熱忱，真使我們爲之興奮。但因爲現代詩風之不能照預告所定日期出版，對於來函預定諸君覺得非常抱歉，敬在這裏謝罪一下。

脈望社出版部
施一鰲存啓

文 飯 小 品 定 書 單

今寄上洋 元 角，定閱「文飯小品」 年 份。

希於收到此單後，即將正式定單填寄，以後按期將

「文飯小品」儘先寄下為盼。此致

脈望社出版部。

(姓名)

(住址)

(自第幾期起)

(雜誌寄至何處)

現代詩風預約通知書

逕啓者鄙人願預定「現代詩風」一份，希於第一期出版後即寄至後列地址，如閱後滿意當將全年定費寄奉，否則亦當將第一期書價奉繳不誤。此上
脈望社出版部。

(姓名)

(住址)

月 日